

小泥人歷險記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記險歷人泥小

月二年七十三國民：版一新

基本定價五元
(外埠酌加寄費)

作者 林志石

發行版 山城書店

代表人 章鐸聲
上海林森中路五九九號

分售 國內外各大書局

創作童話新刊

小泥人歷險記

石志林著

目次

自序·····	三
小泥人歷險記·····	五
紅槓子先生·····	三一
巨人國·····	三七
像狼一樣的狗·····	四七
兩個小學生·····	五四
小貓兒·····	一四一
田園里的談話·····	一四九
櫥窗里的洋囡囡·····	一五五
啲啲乎小姐·····	一六四

自序

小泥人歷險記和其餘的幾篇童話，寫於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間，我所有的兒童文學作品。除了北新書局出版的『小朋友物語』外，幾乎都收集在這裏了。

說到我寫兒童文學的經過，我就不能不感謝陳伯吹先生，這一位特別可紀念的朋友他是鼓勵我寫兒童文學作品的第一人，也就因着他的鼓勵，才使我於對文學事業心灰意懶之餘，重又提起筆來，而也就從這基礎上，再次踏入文學的領域。說起來是很不敬的，我對兒童文學的貢獻就只有這麼一些，也許不免要被人批評我是把兒童文學做墊腳板，敲門磚，然而對於首先提攜起我來的陳伯吹先生，我是永遠不會忘懷他的。

本集中最長的一篇要算是兩個小學生了，但它的情節很簡單，只因爲當時有許多兒童喜歡看連環圖畫和武俠電影，以致入了迷，演出入山求師那樣的怪劇來。爲了要糾

正他們認識的錯誤，我就寫了這部童話，說明現實世界裏實在沒有什麼劍仙俠客之類。現在入山求師一類的事已少有發生了，這也許是孩子們的進步吧，然而眼看着在路旁看連環圖畫的兒童還是那樣多，我覺得把這部書印出來仍舊不是什麼無意義的事。

作者

小泥人歷險記

說故事的人大概總是這樣起頭的：

『從前有一個什麼……』

不錯，要不說是『從前』那還有誰相信它是一個故事呢？好！現在也讓我照樣的說起來罷。

『從前有一塊泥土。』

如若我是一個會誇張的人，我也許要把這塊泥土說得如何如何希奇，如何如何與衆不同，甚至說是未有天地以前就有這塊泥土的；然而我却不會誇張，我只好老老实實的說：這是一塊平常的泥土，和你們眼裏所見到的泥土沒有什麼兩樣。

這塊泥土是生在一個寬曠的山谷裏的平地上的。

某一年，有三個旅行家，從這個山谷裏經過。這三個旅行家的職業各不相同。第一個人是一個雕刻家，他的本領真是了不得的，他曾雕刻各式各樣的像，上自國王，下至小民，都會請他雕刻過，沒有一個人不稱讚他雕刻手段的神妙。第二個人恰和第一個人相反，他是一個牧師，他生平最恨的是偶像。他的拿好手戲是唱讚美詩，「上帝！」「我主！」「主啊！」這樣的稱呼，沒有一刻不掛在他嘴上，他走一步路，便要在胸前畫一個十字。至於那第三個人呢，恰恰又和第二個人相反，他是一個裁縫，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上帝」「我主」，他只知道怎樣裁，怎樣量，袖口應該怎樣寬，下擺應該怎麼長，其他，就是這個世界，也不放在他心上的。

這三個人本來各不相識，他們的結合是很偶然的，只因爲同是要到某一個地方去，路上彼此談得投機，便結成同伴，一路走了。

但他們的運氣却很壞，從他們開始出發旅行以來，十天倒幾乎有九天是落雨的。尤其是當他們經過山谷這一天，雨下得分外厲害，直到他們走進了這山谷，雨纔漸漸的住

了下來。可是他們却都已經非常累乏，再也走不動路了。於是，便在這山谷裏的平地上支搭起篷帳來，預備休息一夜，再行趕路。

那晚上，雕刻家翻來覆去的只是睡不着，便披衣走到篷帳外來。看看天上，幾顆疎星在空中熠爍着，當中却擁出了一輪明月，照得四野都非常清澈，顯見得明天是再不會落雨的了。雕刻家滿心歡喜，好像從此一直不會落雨一樣，因為歡喜，他便低下頭來向地上看，恰好看見了那塊泥土。雕刻家的手是常常和泥土之類接近的，這時見了這經雨打得軟軟的一塊泥土，又不禁技癢起來了，便順手抓起來，捏成了一個有脚有手的小泥人。

這真是一件神奇的事，雕刻家幾乎要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了，他所隨意捏出來的小泥人，竟會有如此的美好，舉凡一切手脚頭部的位臵，都很勻稱，粗細也很適中，簡直比他加意雕刻出來的藝術品還要好。雕刻家開始對他手裏這小泥人感到驚奇，甚至不自覺的有些喜歡起它來了！

他自言自語的道：『我一定要把它造得更加精緻一些。好現在讓我雕出它的面目』

來罷。什麼人呢？有了，就雕我家裏的小囤，他是和這小泥人一樣有趣的。」

雕刻家想起他家裏的兒子小囤那有趣的形狀，便高高興興的從衣袋裏取出雕刻刀，在這小泥人的面上，雕刻起他兒子小囤的相貌來。雕好了，又細細看了看，一些不錯，這小泥人正像他兒子小囤，也正像小囤一樣的有趣。雕刻家得意極了，愛不忍釋的把它放在手裏玩弄着，依他的意思，他很想就把這小泥人藏在身邊，伴着他一同旅行，但想了一會，他却把它放在地上了。他帶着一絲神祕的笑容，低聲自語道：『好！且把它在這裏放一歇，讓那兩個人，牧師和裁縫，驚奇一下，並使他們稱讚稱讚我的藝術罷。』

說着他便回進篷帳裏去，倒頭睡着了。

他纔睡去了不久，那裁縫，便醒了轉來，走出篷帳來了。他也像雕刻家一樣，看見了天空明亮的星和月，因為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他的歡喜是比較那雕刻家還要熱烈。爲了歡喜，他開始低下頭來向地上望。這樣，便被他發見了那地上的小泥人哩。

「咦！是什麼東西？裁縫很驚訝的從地上取起那小泥人來看，但即刻他便被它的

形狀迷惑住了。真的，小泥人那有趣的樣子，是沒有一個人見了它不愛的。裁縫把它放在手裏玩弄了一歇，似乎發見了一些不滿足的地方了。他自言自語的歎息着道：

「唉！這樣一個小泥人，不知是那個把它造出來的，真是有趣極了！可惜的是他身上竟沒有一件衣服，像這樣的冷天，不知它怎樣熬受得住呢，還是讓我來代它做一套罷。」

裁縫的身邊大概總帶有一些零頭衣料的，這時他便高高興興的取出來，開始在月光下代這小泥人做起衣服來了。他用淡紅點子的花標布代它做衣，綠華絲葛代它做褲，做好了，便在它身上穿將起來。嚇！真好啊！現在的小泥人不僅是有趣而且美麗極了。

裁縫看着這有趣而又美麗的小泥人，着實歡喜，依着他的意思，很想把這小泥人藏在身邊，伴着他一同旅行，但想了一會，他却把它放在地上了。他帶着一絲神祕的笑容，低聲自語道：「好！且把它在這裏放一歇，讓那兩個人，牧師和雕刻家，驚奇一下，並使他們讚歎讚歎我裁製的手段罷。」

說着，他便回進篷帳裏去，倒頭睡着了。

他纔睡去了不久，那牧師，便醒了轉來，走出篷帳來了。他也像雕刻家和裁縫一樣，看見了天空的星和月。不過因為他是一個有頭腦的人，所以心裏雖是歡喜，也並不把笑容露到面上來。只說了一聲：『感謝上帝！他是何等的仁慈啊！』便低下頭來向地上望。這樣，那地上的小泥人，就被他發見了。

『咦！這是什麼東西？』牧師也像裁縫一樣，驚訝地從地上拿起小泥人來看，立刻他便明瞭了這是雕刻家和裁縫弄的把戲。但不知怎樣的，他竟也不自覺地被這小泥人的美麗有趣的樣子所打動了，着實有些憐愛起它來。他自言自語的贊歎地道：

『哈！多麼美麗而又有趣的一個小玩物啊！如若它也像人類一樣的有了靈魂，誰會相信它的作用，僅只是供人玩弄呢？』

牧師的慈悲心是無所不在的，這時他竟把他的慈悲降臨到這小泥人身上去了。他開始向天祈禱道：

『萬能的主啊！你的權力是無所不至的，你會創造了世界，創造了人類，如若，你也像

我一樣，憐憫這小泥人時，就請你賦予它以靈魂，使它能夠和人類一樣的能夠會思想，說話和行動吧！』

噓！真奇怪啊！說出來你們一定不會相信的。牧師纔這樣一說，那小泥人的手脚便開始轉動起來，在做着開步走的模樣了。這一個神蹟當然很使牧師驚奇而又歡喜的，他開始把小泥人放在地上，一隻手掩着眼，一隻手舉起來伸向天的，喃喃地說道：

『感謝萬能的主，他的權力真是無所不至的。阿門！』

你們以為奇怪嗎？！還有着更奇怪的事呢！牧師纔說了這一聲「阿門！」放下手，張開眼來一看。噓！真是奇怪而又奇怪啊！原來小泥人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小泥人跑到那裏去了呢？！一些不遠就在那篷帳背後。

這似乎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但在小泥人的眼裏看來，却是很可怕的。當小泥人看見在它面前，立着一個生鬚鬚的長人，一隻手掩着眼，一隻手伸向天的喊着很宏亮的一聲「阿門！」時，嚇得它忍不住叫了一聲「哎喲！」三腳兩步的急忙躲到篷帳背後去了。

因爲它是一個小泥人，所以它叫出來的聲音也是很小而輕微，牧師的耳朵裏當然不會聽得到，他只向身旁望了一望，望不見小泥人便歎了一口氣，仍舊回進篷帳裏去了。

小泥人在篷帳後躲了一會，見沒有動靜，便蹣手蹣腳的輕輕地走了出來，月光很明亮的照在地面上，照得一切都非常清澈。小泥人還是第一次看見這世界，想不到這世界竟會有這樣的美麗，它滿心歡喜，忍不住在月光下手舞腳蹈起來。它所蹈的舞，便是世界有名的小泥人舞。

『好啊！呵囉囉囉！』小泥人一面跳着，一面這樣叫着。說也不知是誰教導它的，一會動，便能舞蹈，一會說話，便能叫『呵囉囉囉』了。正如一個小孩子一出世就會吃奶一樣。『呵囉囉囉！好啊！』小泥人又這樣叫了一聲。

這時，忽然有一種宏亮的聲音傳進小泥人耳鼓裏來，比小泥人先前所聽見的那一聲『阿門』還要響些，簡直就好像打雷一樣，把小泥人嚇得直跳起來。小泥人連忙停止了舞蹈，留心尋找那聲音所來的地方，尋了好久，纔發覺那聲音是從篷帳裏傳出來的。這

篷帳，在小泥人的眼裏，是一樁很神奇的东西，那樣高，那樣大，顏色又是那樣白的，小泥人很早就想去探看一下那裏面的內容了。這時，便戰戰兢兢用手去挑起了篷帳的一角，探頭向裏面望。

噓！可怕啊！裏面橫七豎八的躺着三個長人，便是方纔那喊「阿門」的生鬚鬚的人也在內，這時正都閉着眼睛，不知他們在做什麼，從他們的鼻孔裏，就發出那像打雷一樣的聲音，小泥人不看則已，一看之後，嚇得連靈魂都幾乎落掉了，它急忙把頭縮將出來，再也不敢向後回望一眼的，一口氣就跑出山谷去。

跑着，跑着，小泥人不知不覺的竟跑上山去了。這座山名叫猴子山，是有名出產猴子的地方，山前山後一帶住着的都是猴子，這些猴子居然也像人類一樣，組織成一個猴王國，奉戴一位猴王，治理一切。小泥人纔一跑上山，便和一位巡查的老猴遇見了。

「站住，你是那個。」老猴對小泥人喝道。

「什麼？」小泥人果然站住了，面上略微呆了一呆。它不知道這站在它面前的滿身

生毛的是什麼東西，但它並不怕它，因為它的身體並不十分高大，而且發出來的聲音也很輕微，並不怎樣宏亮，雖然它那紅眼和尖嘴，也很使它望而生畏。

老猴仔細向小泥人全身上下打量了一會，它也很覺得奇異，不知道它是個什麼東西。要說它是人罷，人是不會有這樣矮小的，要說它不是人罷，它又明是人的樣子。最後，它只有歎了一口氣，向小泥人問道：

「你到底是誰呢？從那裏來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誰，從那裏來的，」小泥人答道。實在，這倒是真話，小泥人出世還不久，連名字也沒有一個，更那裏知道它是誰，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老猴更覺煩悶了，它又問道：「你難道沒有父母嗎？我看你這樣矮小的，大概還纔脫離父母的懷抱呢。」

「父母？」小泥人遲疑地答道：「我不知道什麼叫做父母；不過我出世不久，這倒是真話。」

老猴喃喃地自語道：『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東西，它連父母都沒有，就是我們猴子，也有父母哩。』它又問小泥人道：『你現在預備到那裏去？』

『不預備到那裏去，走到那裏就那裏罷了。』小泥人不在意的回答着。

老猴吃驚道：『這可使不得，你知道我們這裏什麼地方嗎？』

『不知道。』小泥人搖搖頭。

老猴子現着一種嚴重的樣子，說道：『我們這裏名叫猴子國，治理這國內一切的是猴王，不過大權却並不握在猴王的手裏。說來真是話長得很，原來這地方本是獐國的一部，名叫獐山，因為這裏鄰近有一個老虎山，上面一個老虎國，和獐國不對，一年前派兵前來強佔了這山頭，又怕其他的幾個強國如獅國、豹國等不服，便慫恿我們猴子出來，假借民族自決的名義，設立一個猴子國，其實我們這班猴子是一些權力都沒有的，握着我們猴子國大權的，還是那般老虎。近來老虎國裏更特派一個全權大使皮老虎來，處理我們猴子國的行政，它的權力簡直比我們猴王還要大，駐紮在這猴子山中必經要道的老虎

洞裏。你要從那裏經過，我看很有些危險哩！」

這些話，小泥人聽來並不十分懂。它雖然有些覺得老虎強橫，不過也並不懼怕老虎，這因爲它從未見過老虎，不知有什麼厲害的緣故。它只想着：如若不向前面走，那只有仍舊回到那三個長人身邊去。噓！可怕啊！小泥人想到那長人的鬚鬚，那長人的「阿門」，那從長人的鼻孔裏發出來的像打雷一樣的聲音，它不敢再想下去了，它只得向老猴說道：「不論怎樣，我一定要走的。要我走回頭路，這是辦不到的事。」

老猴見小泥人說得非常堅決，知道不是言語所能挽回的了，便勉強點頭答應道：「也罷，我就讓你向前去好了。看你這有趣而又美麗的樣子，着實使人喜歡，我實在不忍見你去冒這危險，還是我來伴送你一程罷，只要送你過了老虎洞，那就不妨事了。」

小泥人喜歡得跳起來說道：「好啊！呵囉囉囉！」

於是老猴便伴送着小泥人上路了。它一壁走，一壁愁眉苦臉的，顯現着一種鬱鬱不樂的樣子。這使小泥人看在眼裏，很是奇怪，它忍不住向老猴問道：「你爲什麼不快樂呢？」

老猴嘆了一口氣說道：「唉！不要說起！人說我們猴子是傀儡，專門給人牽着扮戲供人玩的，這句話真不錯。請你看看現在我們國內的情形罷，那裏是什麼猴子國，簡直是傀儡國罷了，恐怕有朝一日，連我們這些傀儡都不需要呢！倒不如從前屬於獐國時候的快樂那時我們都是自由自在的，要怎樣就怎樣。現在雖然名義上這全個山頭都屬於我們猴子的了，實際却連我們猴子的自由都被剝奪了呢！」

小泥人被老猴這樣一說，也不禁憂鬱起來了，開始嘆道：「我以爲這世界是美好的，想不到竟是這樣的醜惡哩！照你這樣豈不是只有強權，沒有公理了嗎？」

它們這樣的談着，不知不覺的已將走近山腰了，老猴無意間向前一望，忽然面色大變的拉着小泥人的手，回身就走。一壁走，一壁低聲囑道：「不好了！皮老虎出來了，我們趕快找個地方躲避呀！」

小泥人也不禁心慌意亂起來，一任老猴把它拉着，躲進一個山洞裏去。

它們纔一躲進山洞便有一陣腥風刮將過來，接着又來了一聲大吼。那吼聲是怎樣

的響亮，幾乎把小泥人的耳鼓都震破了。小泥人戰兢兢的把頭探出山洞來一看，只見一隻斑紋猛虎，正從它面前大搖大擺的走將過去。它的眼睛好像銅鈴一樣，不時張口吐舌的顯出一種威武的形狀。小泥人看着它那種目中無人的樣子，心裏很有些不平，它是不知道老虎的厲害的，於是便向老猴問道：

「那就是皮老虎嗎？」

老虎點點頭，答道：「正是！」

「我看它也並不見得怎樣厲害呀，不過聲音響些罷了，你們爲什麼不合力起來打倒它呢？」

老猴吐舌道：「你真是想在老虎頭上拍蒼蠅了，不要說我們猴子不敢打它，就是人，有時碰到它，也要被它吃下去呢。你看它多麼厲害呀？」

小泥人幻想着那喊「阿門」的生鬚鬚的長人被老虎一口吞下去的形狀，也不禁有些膽寒起來，說道：「果然是厲害的。」

這時，在它們所躲避的洞裏，忽然有一種聲音發出來，那聲音和方纔老虎的吼聲差不多，只不過稍爲低微一些，沒有那樣響亮。老猴偶然回頭一看，嚇得直跳起來道：「哎喲！不好了！我們要想躲避老虎，不料竟躲進小老虎洞裏來了！」

小泥人回過頭來一看，只見在它的後面，果然有兩隻小老虎在一塊兒玩耍，毛色也和方纔所見的那隻皮老虎一樣，看它們的形狀，似乎很是快樂。小泥人忍不住嚇得發起抖來，連連的向老猴說道：「怎麼好呢？怎麼好呢？」

老猴搖頭道：「不要慌，幸虧它們是小老虎，不會害人的，趁它們現在不注意我們，還是悄悄的溜走了罷。」

小泥人覺得老猴足智多謀，不敢不聽它的話，於是便隨在老猴背後，想走出洞去。但是，不幸得很，恰巧在這個時候，兩隻小老虎停止了玩耍，抬起頭來，這樣，老猴和小泥人便被它們發見了。

似乎猴子被老虎欺負慣了的，那兩隻小老虎一發見有一老猴在它們洞裏，便都惡

狠狠的趕上前來，吆喝道：『你在這裏做什麼？還不快滾開去！』

這樣說着，小老虎中的一隻便伸出它的老虎掌來，不住在老猴臉上劈劈拍拍的打着耳光，另一隻看見了這樣子，便也撲上前來，在它身上亂打。說也使人不信，那樣大的老猴却聽憑兩隻小老虎，把它打來打去，不敢反抗。最後，還被它們每個一脚，踢出洞外去。

小泥人嚇得索索的抖着，伏在一旁，連動都不敢動。兩隻小老虎打出了老猴，正要回進洞去，一眼看見了小泥人，不禁都喊出一聲來：『咦！』很詫異的圍住了它看。

『你是誰？』一隻小老虎開口這樣問了。

『我也不知道，』小泥人很愁苦的說，幾乎每一個字裏都帶着哭音。

另一隻小老虎很有些可憐着它，便說道：『看你這樣子，倒也很有趣，你跟我們進去玩玩罷。不要怕，我們是不會害你的。』

說着便來牽小泥人的手，小泥人嚇得幾乎要哭出來，後來見它們沒有惡意，纔勉強硬着頭皮跟它們進去。

兩隻小老虎看着小泥人身上所穿的衣服很，是羨慕，因為它們是從來沒有衣服穿的。它們都眼紅紅的向小泥人問道：『你這身衣服是那個代你做的？多麼美麗啊！』

小泥人的眼光是素來只看別人不看自己的，這時聽小老虎們這樣說，纔第一次向自己身上一望。這一望連它自己也被驚住了。紅的衣，綠的褲。嚇！真是美麗啊！它忍不住驕傲地說道：『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天賜給我的罷。』

兩隻小老虎似乎也想在小泥人面前誇耀一下，便說道：『這裏沒有什麼好玩，讓我們來帶你到一個好玩的地方去。』

原來這個山洞和皮老虎所住的老虎洞是相連的，這兩隻小老虎也都是皮老虎的孫子，它們把小泥人一引，便引進老虎洞裏來了。

哈！老虎洞裏的陳設真是富麗啊！那兒有珊瑚做的柱，瑪瑙做的磚，還有金的交椅，銀的桌子，真是一言難盡，小泥人看在眼裏，果然十分羨慕，它問那兩隻小老虎道：

『這些都是你們的嗎？你們從那兒弄來這許多好東西呢？』

兩隻小老虎的面上忽然現出了一種慚愧的神氣，過了好一會，纔忸忸地說道：「不瞞你說，這些東西原本是獐國的，去年我們奪到了這地方，這些東西便都被我們搶過來了。」

小泥人纔知道這些東西原來都是搶來的，心裏很不高興，很想罵這兩隻小老虎一聲，但又恐它們翻過臉來，只好勉強忍耐着，嘆了一口氣。

兩隻小老虎却沒有看出小泥人的不高興，仍舊指指點點的，誇耀着它們搶奪的成績。小泥人的心裏着實鄙夷到極點了，它想到那老猴被打時的可憐，便愈加覺得這兩隻小老虎的可恨，不願意和它們在一起走。

忽然，「蓬」的一聲響，似乎有什麼重重東西打進了老虎洞裏，打得整個老虎洞都動搖起來。兩隻小老虎都嚇得變了面色，很慌張的對小泥人說道：

「不好了，獐國的義勇軍來攻打老虎洞了，我們立刻都要出去應戰，不能再照顧到你，你趕快從後門逃出洞去罷。」

小泥人也不知道這話是真是假，不過它這時正討厭着這兩隻小老虎不願意和它們在一起，便將計就計的離開了它們從後門跑出洞去。

小泥人纔一跑出老虎洞，便聽得有喊聲四面八方圍起，接着一蓬蓬一的炮聲，「必八必八」的槍聲，也一聲比一聲緊密起來，顯見兩方是在那裏開火了。小泥人沒命的向前跑着，要想脫離這個危險區域，却不料這個猴子山的構造，有些和別個山頭不同，從上面看去，似乎非常小，不消一刻工夫便可以穿過的，直到走到中間，纔發覺它的平面原來寬廣得很，一個山峯聯接着一個山峯的綿互不斷，不知要走幾天纔能走完。小泥人接連跑過了幾個山峯，看看離開老虎洞已經遠了，便立住了腳不走，回過頭來，瞧望那老虎洞外獐虎兩軍大戰的情形。

首先瞧見的便是那獐國的義勇軍，它們都穿着皮衣，戴着皮帽，面上現着一種沉毅果決之氣，好像和老虎不共戴天的樣子。接着一隊老虎軍也出來應戰了，它們的老虎頭上都戴着一頂鋼盔，面色非常狡獪，好像它們搶慣了東西，而搶東西在它們像是應該的。

一樣。兩軍一遇着，便「必八必八」「蓬蓬蓬」的大戰起來。它們都有槍有炮，不過從那槍炮裏放出來的却不是真子彈，槍彈是磚頭，炮彈是石灰，但雖這樣，打起仗來却也很好看。小泥人看得出神！幾乎忘記它現在是置身在什麼地方了。

就這樣彼此交戰了好久，老虎軍漸漸不支，潰退下來，獐國的義勇軍已經逼近老虎洞口了，一個一個的石灰炮彈，不住向着老虎洞上打，打得老虎洞七歪八斜的，不成個模樣。小泥人看得高興，不禁忘形地歡呼起來道：

「好啊！呵囉囉！」

小泥人對於老虎和獐，本來都是一樣，沒有什麼好惡之感的。不過因為老虎專恃強權，不顧公理，搶奪了獐的土地和寶物，還不肯認錯，還要出兵和獐打仗，心裏很不贊成，巴不得它們早些失敗。又因為獐的目的是要收復失地，宗旨比較正大，所以同情於獐的心，要比老虎多些。現在瞧見老虎被獐打敗，便忍不住歡呼起來了。

但是，且慢高興，正當小泥人喊着「好啊！呵囉囉！」的時候，忽然老虎洞又衝出一隊

老虎兵來，迎住了獐廝殺。這一來，獐便漸漸有些招架不住，被老虎逼得直往後退，幾乎要退到山腳下去了。

小泥人非常失望，暗想：「難道這個世界，果然便只有強權，沒有公理了嗎？」它不高興再看下去了，心裏悲哀到了極點，但又不忍就此走開，要看看這些被老虎逼下山去的獐國義勇軍，到底怎樣結局。

出於小泥人意外的，是獐雖然打了敗仗，却並不潰散，仍舊在一處集結着。不多時，便又分左右中三路，夾攻老虎洞起來。老虎手忙腳亂的急忙調兵應付，但已來不及，中路的獐軍乘虛進攻，已經直搗進老虎洞去了。於是，許多老虎都發一聲喊，拋棄手裏的槍械，向後崩潰下去，連它們的首領皮老虎要想制止也制止不住，轉瞬已退到小泥人的跟前了。小泥人沒想到老虎會敗退得這樣快，要想拔腳先跑在它們前面都沒有來得及，只好順勢直退下去。忽然，一個石灰炮彈從獐國義勇軍那邊打了過來，恰好打在小泥人身上，把小泥人打得七葷八素的，知覺都失掉了。

你們也許要疑惑，小泥人難道就此被石灰彈打死了嗎？沒有！沒有！因為小泥人的身體是泥做的，很是堅實，石灰彈當然也是堅實的，兩樣堅實的東西碰在一起，小泥人的力量沒有石灰彈的彈力大，被石灰彈一彈就直彈到半空中去了。

小泥人在半空中接連翻了幾個筋斗，落下來又重重的跌了一交，不自覺的竟昏迷過去了，歇了好久，纔醒轉來。張開眼來看時，噓！奇怪啊！老虎，獐，猴子，什麼東西都不見了，眼前挺立着的是許多堅緻樸實的房子，從房子裏發出來一種聲音，不是槍聲，炮聲，却是一種機輪轉動的「軋軋」聲。

小泥人很覺得奇怪，怎麼在它眼前的世界會變遷得這樣快呢，剛纔不還是鬧攘攘的爭戰得一塌糊塗的嗎？怎麼一下子便變得如此清靜了呢？它却没有想到，原來剛纔那一顆石灰彈的力量，竟把它從猴子山上的假猴子國裏，彈到公鵝山上的公鵝國來了。

一隻長頸的公鵝，「喂！喂！」的叫着，走近前來。當它開始發見了小泥人的時候，不禁吃了一驚，忙問道：「你是誰？怎麼懶在這裏，不去做工？你難道不知道，在我們公鵝國裏，一

天不做工，便一天沒有麵包吃嗎？」

小泥人不認公鵝，只看見它頭上戴着一頂紅帽子，便說道：「紅帽子先生，你貴姓啊？這裏是什麼地方呢？」

公鵝說道：「我叫公鵝，這裏名叫公鵝山，是公鵝國的一部分，我們的國土是很廣大的。你是誰？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

小泥人道：「我也不知道，剛纔我正在猴子山上看老虎和獐大戰，忽然一個炮彈打在我身上，便把我打到這裏來了。」

公鵝笑道：「喂！喂！你原來是從那兒來的，這真是一幕醜劇，你大概已經看夠了罷。」小泥人不服道：「你這話說得太過分了，老虎搶奪別人的東西，這是很可恥的，誰都要罵。但是，獐並沒有什麼錯誤呀！獐要收回它們的失地，難道也不應該嗎？」

公鵝笑道：「不錯，應該的，我並沒有說獐有什麼不好呀。不過就因為它們太軟弱了，~~所以~~老虎纔要欺侮，如若獐也能像我們一樣，努力科學，埋頭建設，弄得國勢強盛了，那有

誰敢來欺它們呢？

小泥人覺得這話很對，忍不住點點頭，它又問公鵝道：『你們在做着什麼呢？怎麼在你們國內，竟是這樣清靜的，連一些些擾攘都沒有呢？』

公鵝驕傲地說道：『我們正施行一種五年計劃，要在地上創造出一個樂園來，現在已有一半成功了。自然，我們不敢說，就憑我們這一些公鵝的力量，便會完成這關係全人類幸福的大事業，但我們終究是進步的，我們有一分力量便做一分，比較那些一星事都不做，只知道爭權奪利的東西，總要高一些，也有人說，我們公鵝是獸子，我們的理想太高了，不會有實現的一天，那也只有聽它罷。不錯，我們是獸子，但獸子的力量，現在最後一天，總有誰會知道的。』

小泥人覺得公鵝的理想果然太高了，不禁反而說不出話來，看看它那長頸，也似乎有一些偉大，它不自覺的對公鵝佩服起來了。

公鵝又嘆了一口氣，說道：『這個世界是黑暗的，你不看見那些老虎們嗎？你知道它

們整日整夜想的是什麼？牠們想的只是：怎樣強奪別的土地，怎樣征服這全個世界，這真是一場大夢。不要說牠們的能力做不到這一步，便是做得到，試想這樣廣大的一個世界，又豈是牠們這幾隻老虎所能管理得來的嗎？至多只不過費了許多心思，財力，精神，時間，結果却是什麼都沒有做，只遺留給世界一些災害。反不如我們公鵝，沒有征服世界的夢想，世界却受我們的益處多了。」

小泥人想了一想道：『你說得很對，不過你們的建設到底怎樣？可肯帶領我去瞧瞧嗎？』

公鵝道：『好的！』於是，便帶領着小泥人，去看各處的建設，每到一處地方，公鵝必定要詳詳細細的對小泥人解釋一番，而小泥人也必定要感覺一種驚奇的確：這些偉大的建設成績所給予小泥人的刺激，實在太厲害了。最後，公鵝又莊嚴地向小泥人說道：

『不論是誰，凡是到這世界上來的，都應該為這世界做一些有益的事，最要緊的還是做工。因為只有做工纔能使舊世界改變做新世界，地獄改變做樂園。對不起，我現在就

要去做工了，剛纔所以有功夫和你對談，只因爲那是我的休息時間啊！」

說着公鵝便舉起牠的腳掌，向小泥人行了一個敬禮，回身要走了，小泥人忽然拉住了牠，懇求道：

「你們的理想是偉大的，你們的建設工作也是很有成績的。我現在要請求你一件事，不知像我這樣的人，可也能和你們在一起，共同作創造地上樂園的工程嗎？」

公鵝笑道：「喂！喂！這當然是可以的。凡是肯和我們在一起做創造地上樂園的工程，那就是我們的同志，我們十分歡迎。」

小泥人歡呼道：「好啊！阿囉囉囉！」

於是小泥人便在公鵝山上留下，和公鵝們一同做創造地上樂園的工程了。至於說創造的成績怎樣，那只有看將來罷，因爲現在還只是在創造事業的開始呢。

紅槓子先生

「你們看見過紅槓子先生嗎？」

我這句話問得很突兀，你們聽了，一定要覺得詫異。紅槓子先生是誰呢？

紅槓子先生和牠的朋友紅圈先生，同住在一隻紅墨水瓶裏，牠們雖然是通家至好，却始終各行其是，不相妥協，就是走起路來，也互相不同。紅圈先生走路永遠是圓形的，顯着一團和氣的樣子，孩子們誰都喜歡親近牠。紅槓子先生却不對了，牠握着兩根又粗又長的槓子，走起路來永遠把兩根槓子交叉着，模樣兒又兇又惡，孩子們看見了，誰都愁眉苦臉，也許忍不住要哇的一聲哭將出來。

紅圈先生最喜歡和好孩子親近，所結交的都是好孩子，壞孩子要想見一見牠的面都不能夠。

紅槓子先生，牠最喜歡和壞孩子親近，所結交的都是壞孩子，好孩子是不認得牠的。小瑩在學校裏，便常常和紅槓子先生見面。雖然他的品性並不怎樣壞，便是讀起書來也很用功。不過他有一樁很壞的脾氣，這脾氣叫做懶惰。每天，當他放了學，回到家裏來，他總是把書包一拋，出外遊玩去了。到他遊玩完畢，這一天內所受的功課，早已從他的腦裏逃跑一個乾淨。逢到星期日，他更是玩得高興，也不想在家裏溫習溫習功課，因為這樣，所以紅槓子先生便常常有和他見面的機會了。

一天，在上算術課的時候，先生出了一個算題。這算題是這樣的：

$$35 - 18 = ?$$

小瑩握着鉛筆想了一想，很快的便在練習簿上寫了一個答案：

$$\begin{array}{r} 35 \\ - 18 \\ \hline 23 \end{array}$$

這當然是錯誤的，於是，紅槓子先生便來了，不聲不響的交叉着槓子，在這個答案旁

邊一站，惡狠狠的睜着眼向小瑩瞧着。

小瑩突然的看見了紅槓子先生，心頭便禁不住，勃勃的跳了兩跳。他偏着頭細細的把這算題和答案看了一遍，却始終想不出有什麼錯誤，忍不住不服地向紅槓子先生說道：『怎樣你又來了？』

紅槓子先生冷冷的道：『爲什麼我不要來？三十五減十八，等於念三，這樣希奇而且有趣的答案，我要是再不過來，我也不成其爲握着槓子的紅槓子先生了。』

小瑩聽着紅槓子先生這樣說，又想不出錯，誤在什麼地方，不禁把個嘴巴撅得高高的，淚珠快要從他的眼眶裏掛將下來了。

這一天，小瑩回到家裏，心裏始終放不下這個算題，不知道紅槓子先生爲什麼要來。到了晚上，他實在熬不住了，便問他母親道：『媽，三十五減十八，不是念三嗎？』

媽照顧小弟弟還來不及，那裏有功夫理會小瑩的問話，她也不知道小瑩問的什麼，只聽到話裏有「念三」三個字，便含糊地回答道：『是念三是念三！』

小瑩這時候真快活極了，可是翻開練習簿來一看，紅槓子先生依舊交叉着槓子，惡狠狠的站在旁邊，動也不動一動，這又使他覺得非常懊惱。他不禁氣憤憤的向紅槓子先生責問道：「你爲什麼還不走呢？媽都說了是念三，難道你比媽還聰明嗎？」

紅槓子先生冷笑了一笑，默不作聲。小瑩實在把牠無法可想，揩又揩不掉，趕又趕不去，只得恨恨的在牠身上打了一拳，上牀去睡了。

睡在牀上，小瑩的心裏依舊放不下這算題。似乎走到了一處地方。那地方，挺立着兩所學校，東邊的學校名叫懶惰，西邊的學校名叫用功。

懶惰學校裏的孩子，衣服全很污穢，正在胡鬧。用功學校裏的孩子，衣服都很清潔，雖然在課餘休息的時間裏，依舊兩個三個聚在一處，面前攤着一本書，在那裏預備功課。

小瑩本是個懶惰的人，這時看了懶惰學校裏那種熱鬧的情形，早喜歡得跑了過去。一會兒，上課鈴響了，大家紛紛搶先跑進課堂，有的碰碎石板，有的潑翻墨水，有的落掉鉛筆，嘈嘈雜雜的，一些秩序都沒有。好容易坐定了，先生出了個算題，也就奇怪，那算題

正和小瑩所做的一模一樣是『 $35-18=?\dots$ 』

這當兒，只聽得滿堂的學生同聲喊道：『念三。』

小瑩快活得直跳起來，心花朵朵都開放了，暗想：可不是念三嗎？不料就在這時候，門外飛也似的闖進一個人來，正是紅槓子先生，一伸手便來捉小瑩。小瑩嚇了一跳，急忙從紅槓子先生交叉着的槓子下一鑽，便給他鑽到西邊的用功學校去。

用功學校也在上課，先生所出的算題正和懶惰學校及小瑩所作的一樣，但學生們的答案却不同了。只聽得滿堂學生同聲喊道：『十七。』

「爲什麼十七呢？」先生問。

「因爲個位上的五，減不動八，所以問十位的三，借了一個，這一個在個位上算作十，於是十五減去了八，還剩下七。十位上的三，被借去一個還有兩個，再減去一個，剩下一個，兩個數目合起來，便成爲十七。」

小瑩不禁恍然大悟。暗想：原來是這樣算的，我以前實在算錯了，怪不得紅槓子先生

要來。他正在思量的時候，冷不防從門外跑進個紅圈先生來，笑嘻嘻的從小瑩身旁走過。小瑩看着牠那種一團和氣的樣子，忍不住從心中發生出一種愛慕，連忙上前去，把紅圈先生一把抱住。

紅圈先生詫異地掙扎了，小瑩的懷抱，問道：『你是誰？我並不認識你呀。』

小瑩不說話，只是抓住了紅圈先生不放。紅圈先生實在被他纏擾得無可如何了，只得說道：『你不要抓住我，只要你肯用功，不懶惰，我自自然然會來和你見面的。』

這時用功學校的下課鈴忽然叮叮地響了，小瑩被鈴聲驚醒了轉來，原來是做了一場夢。天已經亮了，桌上的鬧鐘正在不住的發響。

巨人國

這是很遠以前的事了。

在海上，有着一個巨人國，國內的人民，身體都非常巨大，要有二丈多高，臉上，手上，脚上都生滿着毛，好像夜叉一樣，兇惡無比。不論那一個國度裏的人，看見了他們，沒有一個不膽落心驚的。

論理，像他們這樣巨大的人，應該有一個巨大的國度纔行。但是，不幸得很，天公彷彿有意要和他們開玩笑似的，只給了他們一個小得像蠶一樣長和蠶一樣狹的國度，這真是惡作劇極了。

在最初，巨人國裏的人民，對於他們那狹小的國度，倒也沒有什麼不滿足的。因為那時他們的人口還少得很，所以並沒有什麼野心，只知道努力的經營着他們那狹小的獨

懸在海裏的國家。但是，幾百年幾百年的過去，巨人國裏的人口，便按着幾何級數，二倍四，四倍八，八倍十六的增加起來，使得他們的國裏容納不下。又因爲連年努力經營的關係，這時候在他們國內，已經非常富強了，於是他們的野心，便也暴露了出來。其中尤其使他們垂涎，時時刻刻想要侵略的，是那和他們鄰近的桑國——那個國土大得和桑葉一樣而又非常衰弱的桑國。

巨人國裏的人民，常常歎息着說：『天哪！這是怎麼一會事呵！像我們這樣身體巨大的民族，却螻蛄處在這蠶一樣狹小的國度裏，這是多麼苦悶的事啊！如若不把那桑國的土地奪過來，分給我們居住，這真是沒有天理了！』

巨人國裏的大臣聚會在一處時，也總是商議着怎樣征服桑國的方法，而結果也常是歎息着說：『桑國的土地實在太廣大了，要一下子就把他們征服，很不容易，我們只有採取得步進步的方策，先要把桑國的重要地帶桑根佔領過來，那麼要征服桑國，就很容易了。』

巨人國裏的海陸軍將領對他們的兵士訓話道：「我們巨人國的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有我們巨大的身體爲證。上帝給我們這樣一個狹小的國度，並不是歧視我們，却是要想鼓勵我們的志氣，使我們好去征服世界。不過征服世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桑國；要征服桑國，必先征服桑根……」

巨人國裏的小學教師，把鮮紅的桑椹，一個個的分給他的學生吃了，然後說道：「你們覺得這桑椹的滋味好嗎？不，這還不算得是好的呢！最好的桑椹是出在桑國那里，尤其是桑國的桑根地方。你們如若要吃到好桑椹，必須要充分的應用出你們的聰明才智來，把桑根征服。」

總之，巨人國裏的人，上自皇帝，下至平民，一心念念所想着的，除了怎樣侵略桑國，怎樣征服桑根以外，便沒有別的了。

照理，巨人國這樣的圖謀桑國，桑國的人應該怎樣的警惕，怎樣的勵精圖治，以免外侮的侵犯纔好呢。可是，說也可憐得很，原來桑國的人心早已麻木了。一些要人們，只知道

爭權奪利，往往三言兩語不合，就自己人和自己人打將起來，枉自送了不少同胞的性命。而一些小百姓們呢，又都只知道安分守己，呼喊和平，只要打仗不打到他們頭上來，無論怎樣都能夠忍受的。所以早已弄得民窮財盡，更不要說抵抗外來的侵略了。

有一年，桑國恰巧逢着旱災，地面都被太陽曬得裂將開來，收成是一些都沒有，人民都扶老攜幼的出來逃荒。而桑國的要人們，却還爲了一些不合，在這乾裂的地面上打着仗。

這便引起了窺伺許久的巨人國的野心了。他們都覺着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如若不趁這時機出兵桑根，這真是一個大大的傻子了。何況這時又正當世界經濟凋敝的時候，許多國家都自顧不暇，更沒有功夫來顧到這和他們沒有多大利害關係的事上去呢。

於是，巨人國的內閣裏的燈火，便通宵的亮着；而來往在巨人國海陸軍部裏的人，也便晝夜不絕。最後，終於這樣的決定了，趁着桑國不防備的當兒，祕密用兵艦運載十萬大兵，要去征服桑根。

但因為巨人國是孤懸在海裏的關係，他的出兵，無論怎樣祕密，也總不能祕密得住。這消息，很快的便傳到桑國來了。那時候，統治桑根的行政長官，正因爭權奪利的結果，新得到一處地盤，把駐在桑根的精兵，調了一半到桑地盤裏去，剩在那里的，都是老弱無用的，怎麼能抵擋巨人國的十萬大兵。雖然也頗有一些愛國的將士，要想和巨人國拚一個你死我活，可是又要服從軍令，軍令上說不許抵抗，那就只好歎一口氣，眼睜睜的瞧着敵人把自己的國土搶去。於是，巨人國的兵，便不發一槍不費一彈的，安然佔領了桑根。

這在巨人國裏是怎樣的歡欣鼓舞啊！報紙上用特號大鉛字標出：「十萬大軍浩浩蕩蕩如入無人之境。」住戶和店舖，都掛燈結綵的表示慶祝。人民在街道上遇着了，都要相互擁抱着，跳一會巨人舞。的確，這時候的巨人國，情形完全改變了，每個人都消滅了他先前那種垂頭喪氣的樣子，而代替上一種笑容。因為那為他們時時刻刻所念念不忘的大陸政策的迷夢，已經實現了啊。

尤其是那些正在侵略途中的巨人國的兵士們，他們的快樂是不能用言語形容的。

多年的積想終於在一旦成了，而且是完成在他們自己的手裏，這是何等榮耀而又值得驕傲的事啊！那時在他們的心裏，幾乎每個人都這樣的想着：『現在我們是這裡的主人了，我們將要好好的處分那一切搶奪得來的財產，並且殘酷地虐待玩弄那些住在這裡的亡了國的人民。』這些思想，不只是每個將士的心中有，就是那騎在高頭駿馬上的巨人國特派出兵桑根全權總司令高頭將軍的心中，也是有着的。

巨人國的十萬兵，就這樣沿途一無阻梗的，浩浩蕩蕩地，殺奔到桑根的都會所在地桑城來了。這桑城，是桑根的第一大城，城裏的居民約有三四十萬。但是，說也奇怪得很，巨人國的兵自從進了桑城以來，竟始終不曾見着一個人，這真合了巨人國報紙標題上的一句話，『十萬大軍如入無人之境了。』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原來這桑城地方的人，雖也和桑國其他各處城池裏的人民一樣，不過因為歷年來受外侮的刺激太厲害了的關係，無形的養成了他們一種合羣性。無事時在各處收買槍枝，辦理民團，練習自衛；一到有事，全城的人民代表便都聚集在一

處，會商應付的辦法。這次巨人國出兵十萬，征服桑根的消息，桑城裏的人民也很早的便知道了，立刻召集了一個緊急代表會議，討論的結果，多數主張採取堅壁清野的方策，因為巨人國的兵馬多，這一個孤城，僅靠民團的少數槍枝，總是守不住的，遲早必定要被攻下，與其城破之日，玉石俱焚，倒不如全部退出城去，讓一座空城給他們，各自在四郊埋伏，截斷他們糧食運輸來路的好。計議定當，立即實行，全城人民，不論男女老幼，全體在敵兵未到以前，退出城去。而且，不但是把全城的財物都攜帶了去，連城裏的柴米油鹽等食用必需品，也都給搬空了。

所以巨人國的十萬大兵，竟真的入了無人之境，到處都見不到一個人。見不到人倒還罷了，最難堪的是生活上都發生了問題。要燒飯，尋不到飯鍋；要喝水，水源早已被桑城人民弄污濁了。講到巨人國的兵士，家裏大概都是很有錢的，平時養尊處優慣了，又因為多時不會出戰，再加上特殊的體格關係，身體弄得笨重非凡，走幾步路都要喘一口氣，好不容易走到桑城，早已累乏飢餓極了。雖然高頭司令還恐怕有桑國的兵，暗地埋伏在民家，

要他們挨戶去搜索，無奈他們都已沒有氣力，那裏還顧得到軍令？一到達目的地便好像已經完畢了他們的使命一樣，各自奔到民家去休息，再也不肯出來了。

當天，便在飢餓和疲乏中過去，還虧每人身邊都帶得有一些乾糧和熱水，不會發生怎樣的恐慌。但到第二天，乾糧和熱水都沒有了，恐慌便發生了起來，無法可想，只得派人到運送他們來的兵艦上去運取，却不料這些人纔一出城，還沒有走得多少遠路，便被桑城的民團打了回來。第二次派了一聯隊人去，也被打回了，因為埋伏着的桑城民團很通兵法，到處都互相聯絡，又善於化零爲整，化整爲零，所以巨人國的兵一連衝了幾次，總衝不出去。爲了要保全實力的關係，又不敢派更多的人去衝。所以一連三天，巨人國的十萬大兵，被桑城人民圍困得一籌莫展，人却都已飢餓得面黃肌瘦了。

同樣的，從巨人國兵艦上派過來打聽消息的人，也都一一被桑城民團打了回去，一些消息都打聽不到。原來桑城人民在未退出城以前，早已把城裏的電話電報線割斷，所以巨人國的十萬大兵，雖已得到了桑城，巨人國裏的人却還一些都不知道，他們正尙在

爲那初次的勝利歡欣鼓舞的表示慶祝，却不料他們的大兵，已經被圍困在空城裏，而且已經處在一種絕糧的境地裏了啊。

一連半個月，巨人國的十萬大兵始終衝不出桑城的四郊來，他們爲飢餓所迫，先吃着他們主將和騎兵的戰馬，戰馬吃完了，漸漸的吃到城內外的草根樹皮，草根樹皮吃完了，漸漸的吃到他們腳上的皮靴，等到皮靴吃完，再沒有什麼東西可吃了，便不由分說的，從槍尖上拔下刺刀來，在別人腿上割下一塊肉，血淋淋的生吃。他們那時的樣子，已經不像是一個巨人，而變成了一隻人形的巨獸了。

到後來，巨人國出兵桑根的全權大將高頭司令，也因飢餓的緣故，變成了低頭司令，知道不能再這樣困守下去了，便下了個決心，命令十萬大兵，全體開拔，衝出城去。不料桑城的人民比他們還要見機，早已看出他們已經疲困到了極點，便先下手爲強，趁他們還沒有發動，先行前來攻城。他們雖然沒有巨人國那樣犀利的武器，但他們有的却是力量，這些力量，是巨人國的兵士所已經失去了的。他們有些執着桑刀，有些捧着石頭擁進城

來，一陣亂砍亂擲，使得巨人國的十萬大兵完全慌了手脚，他們的身體雖然巨大，但來攻打他們的人的力量更加比他們巨大，所以十萬大兵被殺得只剩了一萬，逃出城去，又被埋伏在城外的民團一陣截殺，殺到膽裂魂消，急忙逃上兵艦回國去，從此不敢再作征服桑國的夢想了。

像狼一樣的狗

從前有一條狗，非常像狼，但它却從沒有見過狼，也沒有聽見過狼的名字。

一天，它出門去游玩，不知不覺的竟走到野外來了。野外的風景非常好，遠處有一帶藍色的山，圍繞着山的都是些種滿了早稻的綠色的田疇，道路就關在這些田疇中間；道旁植滿了大樹，各式各樣的都有，並且有許多藤蘿纏在這些大樹上。

狗在這道路中間走着，很是快樂。它那像狼樣的長耳朵，不住的左右搖着，一條舌頭也吐在口外面，好久不縮進去。你們知道，狼是常常把它的舌頭吐在外面，它的樣子，是格外像狼了。

這時有一隻野兔，正從藤蘿中鑽出來，預備往外尋覓食物，忽然看見這條像狼一樣的狗，不禁吃了一驚，連忙想逃避開去；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因為它就在狗的旁邊，狗只輕

輕伸一條腳爪過去，便毫不費力的抓住了這隻野兔的短尾巴。

『饒命！狼大王！饒命！』可憐的野兔叫道，它是急不暇擇的把這條像狼一樣的狗，錯認做狼了。

狗正非常開心，覺得今天的運氣很好，有這意外來的一頓大嚼，突然聽了野兔這個奇怪的稱呼，「狼大王」倒不禁呆住了，心裏很是奇異。所以，便不先急於吃它，反而向它問道：『什麼狼大王？狼大王又是什麼東西？你要知道，我是姓狗，並不姓狼啊！』

野兔聽了，仔細向狗一看，纔知道是認錯了，不過它却心生一計，便假意向狗恭維道：『哦！原來如此，我倒失敬了！狗先生，你的相貌很像狼啊，你爲什麼要捉住我呢？我勸你還是趕快放掉我，去冒充一下狼大王罷，我相信，照你這種樣子，不論那個，都看不出你會不是狼大王來的。那個時候，你不是榮耀極了嗎？』

狗滿心得意，快樂得幾乎要跳起舞來，不知不覺的把前爪一鬆，赦免了野兔。野兔得了赦，便沒命的飛跑了。狗也不想去追，只是志得意滿的在想着：『呵呵！我現在是狼大王

了！誰知道，我原來是狼大王啊！我實在應該回去在同伴們面前誇耀一下。」於是，它便搖頭擺擺，它那像狼一樣的長耳朵，滿心歡喜的向家門口跑去。

跑到了家門口，狗忽然想起來了，就這樣走進去，是太不像樣，也太不像狼。所以，它便顯着一種威武的樣子，直衝進門去，一壁口裏不住嚷着：「汪汪！汪汪！我是狼大王！汪汪！我是狼大王！」

這一喊不打緊，把許多家畜都驚動了。公雞，母雞，雄鴨，雌鴨，牡鵝，牝鵝，還有躲在灶洞裏的懶貓，一齊擁到天井裏來，大家都覺得很奇怪，不明白狗為何這樣大驚小怪，也不明白狼是什麼東西。最後，還是懶貓首先有些忍耐不住了，它便向狗說道：

「妙！妙！狗大哥，你叫得很好！不過我却不明白你這樣叫，有什麼味道？我想你一定是吃赤練蛇發了瘋，不然為什麼這樣大呼小叫？」

許多家畜聽了懶貓這樣說，不由得大家都咯咯呷呷，噥噥的大笑起來了。其中素來對狗不服氣的公雞，分外笑得厲害，它帶一些藐視意味的，向旁邊的同伴們說道：「不錯！

這實在算不得什麼。你們看，我何嘗不會這樣叫：咯咯！我是鷄大哥！」

家畜們笑得更起勁了。於是，雄鴨便一搖一擺的走出來，向狗勸說：「狗大哥，我勸你還是歇歇罷，我們大家都不知道狼大王是什麼東西，就算你是狼大王，又和狗有什麼分別呢？在我們眼裏，你仍然是一條狗啊！」

狗聽了，覺得這話很不錯，它實在快樂得太過分，竟忘記向野兔問狼和狗的不同在什麼地方了。於是，它便頹然的閉上口，並且快快的仍舊走到野外去。在那里，野兔正在掘一枚紅蘿蔔，忽然又看見了狗，頗有些驚異。不過它畢竟是一隻機警的小野兔，所以它也並不慌張，反而笑嘻嘻的向着狗問道：「狗先生，你還沒有聽我的話，去冒充狼大王嗎？這實在是很可惜的！你要知道，你的相貌，是非常像狼啊！」

狗也笑道：「我並不是不想做狼大王，不過我却忘記問你一句話了。兔小弟，你知道嗎？狼大王和敝狗，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野兔點頭道：「哦！這是怪不得你要問的。其實這也沒有什麼難分別，簡單的說一句，

就是狼大王是住在山上的，而你狗先生却住在人的家裏。還有，狼大王是要吃人的，而你狗先生，則至多把敵野兔來晦氣晦氣罷了。」

野兔說完這句話，便很快的扛起紅蘿蔔來跑了，惟恐狗要把它來晦氣。但狗却實在沒有想到這些，它仍舊喜洋洋的跑回家門口去，仍舊在天井裏「汪汪！汪汪！我是狼大王！」的叫了起來。

許多家畜又一齊擁出來了，仍舊七張八嘴的譏笑着。這回雄鴨可有些動怒了，它竟不料這條狗會不聽話到這般地步，於是它便繼續着向狗忠告道：「狗大哥，請你少發發瘋罷，你儘說你是狼大王，但你能把我們怎樣呢？」

狗很驕傲的答道：「吃掉你們！難道不知道，狼大王是要吃人的嗎？」

聽了這些話，家畜們一齊驚慌起來了。懶貓首先叫了一聲「娘乎！」忙着向牆腳下的貓洞裏一鑽。公雞和母雞，一隻飛上了左邊的桂花樹，一隻飛上了右邊的花臺。只有沒用的鴨和鵝，慌做一團，在那里唧唧噥噥的，不住叫：「饒命！饒命！」

狗看了這情形，非常得意。但是不久，它就索然寡歡了，它覺得這些家畜都太愚蠢，沒有一個能認識它狼大王的尊嚴。想起野兔說的話，它決心想到山裏去，做一個實際上的狼大王了。

於是，它便興高彩烈的跑出去，沿着野外的大道，跑到了山脚下。山脚下正有幾隻猴子在遊戲，看見了這條像狼一樣的狗，也以爲它是狼了，便紛紛的爬到樹上躲起來。狗覺得自己儼然是一個十足的狼大王了，爲要使這些野猴子們知道它狼大王的威武，它便用先前對付家畜們那樣的聲音向這些猴子叫着：『汪汪！汪汪！我是狼大王！』

這一叫，却把它的狗脚露出來了。你們知道，狼是無論怎樣叫不出汪汪汪的狗聲音來的，這樣的聲音，怎麼會瞞過這些狡猾的猴子們的耳朵呢？於是，便有一隻小猴子，從樹上摘下一顆毛栗子來，向狗頭上打，又笑嘻嘻的對狗說道：『你是狼大王嗎？不過我聽你的聲音，却像是狗先生呢！』

狗憑空受了這侮辱，不由得暴跳如雷的喊道：『吃掉你們，吃掉你們。』

這喊聲，却動了衆猴子的公憤了。各各從樹上下來圍住了這條像狼一樣的狗一場大戰。結果，狗的一隻眼被打瞎了，眼裏不住流着血，一條腿也被打斷，一蹩一蹩的，再沒有從前一樣的威風。

狗突出了重圍，垂頭喪氣的走着。半路上，恰巧又逢着野兔。野兔是幾乎認不得它了，經過了好久的辨認以後，認定它是先前捉住過自己的狗，並且知道它現在已沒有什麼能力了，野兔使用譏笑的口吻向它說道：『你不是狼大王嗎？爲什麼現在這樣了呢？』

狗哭喪着臉答道：『都是你這小野兔害我的，要不是你瞎說我像什麼狼大王，也不至於把我弄到這一步光景了。』

野兔笑道：『我並沒有瞎說啊！你先前確實有些像狼大王的。不過，現在——却變得有些像蹩腳狗了！哈哈！』

說完了這話，野兔便很得意的一溜烟跑開了。直到如今，你們還可以見到這隻小野兔面上有一些笑容。

兩個小學生

親愛的小讀者們，我現在要同你們說一件事。這件事，不是故事，而是實事。這件事裏面的主角，不是皇帝神仙鬼怪狐狸，更不是你們常常在童話故事裏面看到的什麼王子，什麼公主，而是實實在在的兩個人，兩個和你們一模一樣的小學生。

我爲什麼要把這兩個小學生的事蹟寫出來給你們看呢？因爲這兩個小學生，曾經遇到許多奇奇怪怪的事。雖然這些事都是在情理之中，只要有機會，誰都可以看到，並不像貓會跳舞狗會說話那樣希奇古怪；不過因爲經歷這些事的人是兩個智識經驗都不充足的小學生，所以就不免有些奇怪，同時也就有一說的價值了。

現在，就讓我開始來對你們說這兩個小學生所遇見到的許多奇奇怪怪的事罷。

這兩個小學生，一個姓金名累，一個姓鄭名達，都在一個市立小學校裏讀書的，學問

很不錯，品行也很好，學校裏的先生都很愛他們，同學也都喜歡和他們親近。每逢考試，不論是月考，或是小考大考，他們所得的分數，平均總在八九十分以上，名字高高的居在許多同學的上面。

這樣兩個讀書用功品行善良的小學生，你們大概都很羨慕他們，願意去學他們的罷？但是，且慢羨慕他們，學着他們，原來他們兩人還有着一種很壞的嗜好哩！這壞嗜好是什麼？就是喜歡看小說。

看小說本不能算是一樁壞事，就是你們小讀者，每逢功課完畢回家來的時候，誰不喜歡坐下來，抽兩本童話小說出來看。什麼孤兒歷險記哪，頑童流浪記哪，田鼠的故事哪，尋親奇遇記哪，我敢保證你們每個人的書桌上都有着很厚的一疊。要說看小說是一樁壞事，這不是很說不過去的嗎？可是，你們要知道，他們所看的小說，和你們並不一樣。什麼小學生哪，小朋友叢書哪，他們是一本都沒有，也一本都不喜歡看的。他們所有而又喜歡看的，却是另外一種什麼湖海奇俠傳哪，白日飛頭記哪，那些「一道白光取人首級於千

里之外』的荒唐無稽的武俠小說。

除了喜歡看武俠小說以外，他們兩人還有着一種和看武俠小說性質相同的嗜好，就是喜歡看武俠電影和武俠連環圖畫。這些武俠電影和武俠連環圖畫，正和武俠小說出得一樣多。每天，他們總要把他們的父母給他們的糖菓錢節省下來，一到放了學，便一同挾着書包，飛也似的跑到路邊的小書攤上去，一分錢一本的租了那些武俠連環圖畫來，坐在擺書攤的長板凳上，津津有味地看。有時更要在他們的父母面前說謊話，推說學校裏要徵收什麼費用，騙到了幾角錢，便一同上影戲院去，看那些第幾集火燒紅蓮寺第幾集火燒白雲菴等等武俠電影。

似乎要吸引人們的趣味和吸收人們袋裏的錢，那些武俠電影總是出得非常之多，有了一集，還有二集，有了二集，還有三集四集五集六集。金累和鄭達到底都是小學生，身邊的錢很少，全靠說謊話欺騙他們的父母，弄得幾角錢來看電影：那裏能夠常常作東呢？雖然大多數影戲院都有兒童減半收費的定章，不過每次都規定由那一個人出錢作東，

也非他們的能力所能做的。於是，兩人便商量定了一個辦法。這辦法是：如若第一集是金累請鄭達看的，那麼第二集便由鄭達請金累看。這樣更番輪流着的看下去，居然給他們把五集火燒紅蓮寺看完了。

這一天，影戲院裏在開映六集火燒紅蓮寺，輪到鄭達出錢作東，鄭達早就在他父母前造了一個謊，說學校裏要徵收閱書費，騙到了四角大洋，便約了金累一同去看。

兩個人坐在樓下的池座裏，離開映的時期還早，便有一搭沒一搭地亂談起影戲裏的情節來。

親愛的小讀者們，倘若你們願意，請隨着我的筆尖，來聽聽他們兩人的談話罷。

「紅蓮寺的和尙真可惡！怎麼藏了許多女人在密室裏不算，還要陷害卜巡撫？沒有那班劍仙俠客在暗裏救護，卜巡撫早已死定了，死了還怕沒有人會疑心到是紅蓮寺和尙做的事呢！」這是鄭達說的。

「你覺得崑崙派和崆峒派比較起來到底是那派來得厲害些？」金累這樣問。

「這還用得着說嗎，自然是崑崙派厲害了。從古以來就是邪不勝正，崆峒派是邪教，比起崑崙派正教來，總要輸一着。」

「我最討厭崆峒派的那個常德慶，做了個跛脚叫化還要作惡，我巴不得他的兩條腿全斷了纔暢快。」

「甘瘤子也不是東西！不過他的女兒甘聯珠，竟會背叛了她父親，投到崑崙派裏去，這倒是誰都想不到的。」

「你說，崑崙派裏是誰最有本領？你最佩服那個人？」

「那當然是金羅漢呂宣良了。別的不說，只說他那兩隻神鷹，就已有了了不得的本領，他本人的本領，更是可想而知了。」

「不，呂宣良的年紀已經很老了，他的有本領是當然的，算不得希奇。我最佩服那個陳繼志，他不過只有七八歲年紀，就已成了劍俠，連那跛脚叫化常德慶都打他不過，要是他到了呂宣良那樣的年紀，那還了得嗎？」

「哈哈！對啊！」

聽了上面這些談話，你們總可以知道，這兩個小學生，對於武俠電影已經深深的入迷了。

不多時，場裏的電燈熄滅，影戲便在銀幕上搬演了出來。演的無非是些劍仙俠客的事蹟。一道白光從手心裏發出，白光裏一把飛劍。又一道白光從另一方面發出，白光裏也是一把飛劍。兩道白光糾纏在一處，兩把飛劍在白光裏廝殺。演來演去總是這一套，也只有這一套纔最能動人。每當演到這一套的時候，戲院裏便鬧起一片響聲，金累和鄭達也忍不住拍掌狂喊着：

「好呀！好呀！」

在休息的時間裏，鄭達忍不住向金累問道：「你說，現在我們中國，可還有這些劍仙俠客嗎？」

「自然是有的。」金累肯定地答道：「要是沒有，這些影戲從那裏來？」

「那麼這些劍仙俠客現在又在那裏呢？」

「大概是在崑崙山上罷，他們是不肯容易到人間來的。」

「崑崙山在那裏？」

「我也不知道呵，不過遠總遠得很呢。」

鄭達這時的臉忽然紅了起來，他低低的對金累說道：「你想想，我們要也像這些劍仙俠客一樣？」

「當然是想的。要是我們也能像這些劍仙俠客一樣有本領，能夠行俠仗義，這是多麼暢快的事啊！」金累的臉也紅了起來，他的聲音比鄭達還要低一些。

鄭達輕輕的拍了一拍手說：「對啦！難得你也有這樣的心思，我却早已打算過好久了，我們這樣每天到學校裏去讀書，呆板的上着課，實在是一些趣味都沒有。倒不如把書拋了不讀，出門去訪師練劍，只要把劍術練成，有了一身本領，還怕找不到吃飯的地方嗎？不但不愁沒飯吃，還可以行俠仗義，代天下無告的人打抱不平呢。這比讀書不知要好多少。」

少倍了！』

金累點點頭，說道：『我也這樣想。不過，我們到底該往那裏去求師訪道呢？難道我們真個上崑崙山去嗎？這樣遠的路。』

鄭達剛想答話，不料就在這時候，休息的時間告終，影戲又開始放映了，只得答道：『這事須要慢慢的商量，還是過兩天，讓我到你家裏來，和你細細的討論罷。』

兩個人，又把眼光移到影戲上去，但因為彼此都有了心事，所以這後半部影戲演的什麼，兩人幾乎可說是完全不知道。他們心裏所盤算着的，只是怎樣離開家庭，怎樣出門訪求名師，怎樣練成了一身劍術，到世間來行俠仗義。盤算着，盤算着，一直到影戲演完的時候。

過了兩天，鄭達果然如約到金累家裏來了。

金累的父親是一個開雜貨店的小商人，他在熱鬧地方租了一間一樓一底的房屋，樓下做店面，樓上便做金累母親和金累的臥室，也兼做金累的書房，他自己住在店面後

的一間黑暗的堂屋裏，照顧店裏的貨物，不常上樓來。金累的母亲也常在樓下相幫着做生意，每天總要到天黑了，上了牌門，纔能上樓。所以鄭達每次到金累家來的時候，金累家樓上，總只有金累一個人。

這天也是這樣，鄭達是走慣的了，只微微的對店堂裏金累的父母點一點頭，便上樓去見金累。金累的父母因為他是自己兒子的同學，所以也沒疑心着。

鄭達走進金累房裏的時候，金累正捧着一本小學本國地圖在細心地看，口裏喃喃的說着：『先走這裏，再從這裏到那邊。』一壁不住用手指在地圖上劃着，幾乎連鄭達進房來都不知道。直到鄭達在他頸項裏搔了一下，他纔跳起來，握住了鄭達的手，用力的搖着，笑笑說道：

「我正要找你呢。你說，我們現在到底該先往那裏去？我會想定了幾處地方，可是到地圖上去一找，都離開得太遠了。」

鄭達接過地圖來，粗粗的看了一遍，說道：「我想，我們還是先到蘇州去罷。我已經想

過了許多次了，蘇州是塊好地方，小說書上也常常提起劍仙俠客在蘇州行俠仗義的事來。況且蘇州離開上海很近，到那邊去是很便當的。你的意見如何？」

金累跳起來說道：「不錯，到蘇州去。我怎樣竟忘記了！前幾天我們在小書攤上看的連環圖畫天下十三俠裏，不是說有劍仙俠客在蘇州天平山的什麼一線天那裏傳授劍術嗎？我們只到那裏去尋找就是了。不過，我們應該要怎樣去呢？坐火車還是坐輪船？」

鄭達正色的說道：「什麼都不能坐，我們該一直走到蘇州去。你要知道，我們兩個人的年紀都還很輕，坐火車和輪船，很容易使人疑惑。一被人疑惑，我們的事就壞了。所以，我們什麼都不能坐。」

但是金累面有難色：「一直走到蘇州去嗎？這怎麼能夠呢？蘇州離開上海，少說些總有兩百里路，就是坐火車，也要半天功夫走，怎麼走得動？」

鄭達不屑地說道：「虧你還想做劍仙俠客，幹行俠仗義的事哩！連這兩百多里路都怕走嗎？」

金累呆了半晌，忽然握着拳，很堅決的在桌上打了一下，說道：『一定這樣，走不動的算不得英雄。』

鄭達微笑了一笑，不說什麼話。這笑裏面的意思，像佩服他，又像有些藐視他。

金累却忍耐不住了，他問道：『我們到底預備在什麼時候動身呢？今天就走好嗎？』鄭達搖搖頭，皺眉說道：『還說不定呢！我們現在別的都不愁，只愁少了些錢！』

金累笑了，他很快的走到牀邊去，從枕下摸出兩塊錢，又捧出一隻撲滿，很驕傲的對鄭達搖了兩搖，問道：『這些可夠了嗎？』

鄭達苦笑着道：『你的也許夠了，可是我的却還沒有着落呢！你要知道，我們有兩個人啊！這一些錢，夠得上什麼用！』

金累沒有什麼可說了，他呆望着鄭達，半晌，纔勉強說道：『你還是慢慢些去設法罷，不管多少，能弄一些來。要是不夠，我還可以代你添補一下。』

這裏必須要聲明一句：原來金累家境比較鄭達要好得多，雖然金累的父母也只是

個小商人，但他們店裏的貨物却有百分之四十的淨利，況且金累的母亲還有另外的職業，這職業，便是從織襪廠裏領了架襪機來，每天偷空在店堂裏織襪，一月也有二三十塊錢的進款。不像鄭達家裏那樣，父親是機關裏的小職員，一月只有四十多塊薪水，母親又只會管家務，不會另外生利。所以，鄭達弄起錢來，比金累要難得多。

不過鄭達也有一樁好處，就是比金累有主意。這因為他的年紀比金累長了一歲的緣故。金累的性格很躁急，說到那裏就要做到那裏，一些都不肯思前想後。鄭達却很細心，不論什麼事，都要前前後後的想一遍纔做，這是金累所及不來的。

現在，鄭達似乎又想到什麼事，在低頭思索起來了。

金累却很不耐，不住在房裏跳來嚷去的。好像他現在已經成了劍俠一樣，一時縱身躍到檯上去，一時又揚起手來。這樣鬧了好一會纔靜下來，看着鄭達的臉。

鄭達像已經想定了一件事，忽然站起來很堅決的咬着唇。對金累說道：「你的錢呢？帶在身上能。」

金累詫異地問道：「怎麼樣？難道我們現在就要動身嗎？」

鄭達微笑了一笑道：「也許會這樣也說不定。我現在已經想到一個方法了，出門一定要帶錢的，不過依着我這方法做去。就是不帶錢也一樣可以出得門。」

「是什麼一種方法呢？」金累忍不住帶着些好奇心發問了。

鄭達並不答話，只催着金累趕快把錢帶在身上。金累無可奈何，只得把撲滿打了開來。撲滿一打開，裏面便散出無數分票角票。金累和鄭達各人拿了一半，便高高興興一前一後走下樓來。金累的父母並不會想到他們的兒子會有這種驚天動地的念頭，所以毫不提防的，只叮囑金累早些回家，不要在外面貪玩，便讓他們出門去了。

鄭累招呼金累走到一條暗弄裏，便停下腳，放低聲音，向金累說道：「你說我們穿着像現在這樣的衣服，可能出門嗎？」

金累低頭看了看自己身上，又遲疑地望着鄭達的臉，問道：「怎麼樣？出不得門嗎？」
「出門是可以出門的。不過，你想，我們要是穿了現在這樣的衣服，別人看見了我們，

沒有父母在一起，會不盤問嗎？一盤問，事情就壞了！

「那麼你說怎樣辦？」金累有些着急了，惟恐出不得門，練不成劍術。

「我想，我們必須改扮一下纔好。你不記得湖海奇俠傳的那個柳遲，也是改扮做叫化子，纔訪着了笑道人，拜他做師傅的嗎？」

「對啊！」金累忍不住歡呼起來了：「你的意思，難道也想把我們改扮做叫化子出門嗎？」

「怎麼不是。這樣一來，不但不會受人盤問，便是將來缺少了錢，不能上路的時候，也可以老着臉，向人去求化了。」

「話是對的，不過我們到底到那裏去弄這兩身叫化衣服呢？」

「就這一樣有些難！但也不用愁，只要有錢，什麼東西買得到，我所以叫你帶了錢出來，就是想同你慢慢地去尋訪這兩身衣服。我想舊貨攤上也許有得賣，不管怎樣，只要破舊一些的就行了。」

真也湊巧，正當他們這樣商議着的時候，恰好有一個叫化婆，帶着兩個和他們差不多年紀的小叫化走進弄來。鄭達見了，靈機一動，趕緊拉了拉金累的衣袖，問他要了一塊錢，追上那叫化婆，說道：

「喂！你停一停，我有一句話要對你說。」

那叫化婆莫明其妙的站着，還以為鄭達要施捨她幾個銅元，連忙裝出一副苦臉來。鄭達却取出那一塊錢，在她面前揚了一揚的說道：

「這裏是一塊錢，我想同你換那兩個孩子身上的兩套破衣服，不知道你可願意嗎？我想你是高興的。」

叫化婆起初還當鄭達是和她開玩笑，後來見他的態度很真切，心想，世上那有這樣的傻子，把一塊錢來換兩身破衣服，便情情願願的叫那兩個小叫化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交給鄭達換過那一塊錢，歡歡喜喜的走了。

這時鄭達和金累得了兩身破衣服，正和叫化婆一樣的歡喜。依着鄭達的意思，想即

刻就動身，金累却猶疑不決的說道：『還是等一天罷。不告訴爸媽一句，恐怕他們要着急的。』

鄭達却想笑了，他說道：『你還想告訴爸媽嗎？那你又何必想出門呢。』

金累給鄭達說得滿面通紅，無從回答，只得順從了他的意見，和他一同動身。

於是，這兩個小學生，就這樣瞞着家裏的人，出門求師訪道去了。

鄭達的年紀雖然很小，但他却是個有計算的人。現在，他們要動身了，各人都把兩身破衣服換了起來。依着金累的意思，想把原來的衣服拋掉，以免帶在身邊費事，却被鄭達攔住了說：『將來也許有用處的。』於是，便在垃圾桶邊，找兩張舊報紙包好了，鄭達又在垃圾桶裏，抓了一把灰，抹在臉上，叫金累也照樣的抹污了臉，然後帶着他一同上路。

兩個小學生現在完全改扮成兩個小叫化子了，鄭達還不怎樣，金累是從不會帶着這種形狀出門過的，因此，一路上，只是紅着臉低頭走路，幾乎連眼都不敢抬起來，望一望路上的行人。他們改扮得很巧妙，路上竟始終沒有被人發覺過，有些人還以為他們真個

是小叫化子，很有幾個可憐他們的，扔給他們一兩分的錢。金累害羞着，不好意思去拾，鄭達却不以為意的，沿路拾將起來；有時瞧瞧路上沒有人，還要回過頭來勸告着金累說：『現在你我兩人和從前不同了，你必須要牢記着，我們改扮做什麼樣，便要裝做什麼樣。不然，倘若露出破綻來，給人看破，我們的大事就要壞了。』

金累很少說話，一路上只是聽着鄭達指揮。走到北火車站的時候，鄭達在站旁的一家粥店裏，買了四五只大餅，七八個饅頭，分一半給金累，叫他藏在身邊，等饑餓時取出來吃。便帶着他，沿京滬鐵路線，向前走去。

這天晚上，他們纔走到真茹。金累從沒有走過這樣遠的路，已經走得非常吃力，肚裏雖因吃了大餅饅頭，並不十分飢餓，但眼看着天已經黑了，住宿的地方還不知道在那裏，心裏便不由得着急起來，更由着急而後悔，覺得自己不該這樣輕易的就跑出來，要不然，現在大概早已躺在暖暖的被窩裏，安然的做起好夢來了，那裏會像這樣的耽驚受怕呢？想着，他眼圈兒一紅，忍不住要哭泣起來。

鄭達在一旁，早已看破了他的心事，連忙安慰着他，告訴他修練成了劍俠的好處。又說，這裏沿鐵路一帶，每一個站上，都有做生意賣食物的人，飲食是不用愁的，便是住宿的地方，也可以臨時設法。這樣金累的心，纔稍微安下來了些。

這一夜，他們偷偷的躲到車站上的待車室裏，在冷硬的長板上睡下來，把自己原來的衣服當被褥蓋在身上。不過他們卻沒有留心到，這待車室雖也有着屋頂，但卻沒有門的，和露宿完全無二。所以，第二天早上起身的時候，這兩個未來的劍俠，竟都生起傷風鼻塞的小毛病來了。

鄭達的勇氣是很可佩服的，他受了這種打擊，仍舊一些都不灰心，還帶笑安慰着金累說：「一個想修練成劍俠的人，必定要吃許多苦的，只要他能吃苦，便不怕修練不成的了。」

他們就這樣一連走了三天，在這三天裏，居然很平安的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也沒有人盤問他們的來歷。但是，有一夜，情形却完全不同了。這天他們已經走到了崑山，金累看

看時候已經不早了，便不肯再走，惟恐來不及走到下一站，天便黑了下來，不能走路，錯過了住宿的地方。鄭達却不依，說他從前曾坐着火車從這裏經過，知道下一站離開這裏很近，一定趕得上。金累沒法只得依允了他，重新向前走。不料走來走去，走到天黑，還不曾看見下一站的影子，眼面前却橫出一條大河來。河上雖然架着一座橋。但這橋却是爲了便利火車而設的，日裏攙扶着，還勉強可以走過去，到了夜裏可就沒法想了一個不留心，便有失足落河的危險。兩個人走到這裏，不禁有些進退兩難了。

金累不住埋怨着鄭達不該不聽他的話，不過事情到了這一步田地，埋怨也不中用，只得彼此商量着，到底應該怎樣辦。金累要重新走回原處去，鄭達却說回去要來回再走兩次，太不上算，不如把自己原來的衣服換上，到近處去尋找一家農家借住一夜，只要把話說得巧妙些，也許不會被人看破。於是他們便換上了衣服，到近處找尋借宿的地方去。不料這近處不但沒有農家，連一座茅亭都沒有。原來這裏全是墳地。並不是田野。只有靠左一邊却現出一座古廟和兩三間瓦屋來。金累和鄭達這時也顧不得什麼了，急忙

跑到那古廟前去一看，廟門早已關上。金累性急，舉手就待敲門；鄭達却比他謹慎，叫他先在門縫裏張望一下，再作計較。

金累依言在門縫裏張了一張，突然狂跳起來，握住了鄭達的手，用力搖了兩搖，歡呼道：『好啊！我們不必再走下去了，真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想不到這廟裏就住着一個大劍仙呢！』

鄭達詫異道：『什麼？你發瘋了嗎？廟裏那會有什麼大劍仙？』

金累笑道：『不信你自己去看就是了。』

鄭達真的也望門縫裏一張。這一張，却把他呆住了。只見廟裏大殿上，點着許多香燭，一個長工模樣的人，身穿藍布短襖，腰間束着一條黑帶，面貌很是蒼黑，頭上隱約還盤着一條辮子，並沒有什麼特異之處。只是不知怎樣他每轉一個身便有一團火，從他身邊冒將出來，身子轉得越快，火也冒得越快。鄭達忍不住回過頭來，瞠目吐舌的對金累說道：『嚇了不得！廟裏的人真是個大劍仙，我們趕快敲門進去，不要錯過了這好機會。』

於是，兩個人，便擂鼓也似的敲起門來。

親愛的小讀者們，我知道你們看到這裏，一定都要以爲金累和鄭達果然遇着了大劍仙，從此可以修練成劍術，出來行俠仗義了。不，不對的，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廟裏並沒有什麼大劍仙，他們所看見的那人，乃是廟裏的一個香伙。原來這裏的廟產，是由崑山城裏的某一個財主捐助的，廟裏也有七八個和尚。但這夜，廟裏的和尚却都出去做佛事去了，只剩下一個香伙看門。這香伙守候了半夜，還不見和尚們回來，心裏很是氣悶，恰好看見殿脚下擺着一盆引火用的松香，便找了一根紙煤，獨自一人，在殿上放焰火消遣。不料被金累和鄭達這兩個小劍俠迷看見，錯認他是一個大劍仙，便大敲起門來。

香伙並不知道他自己已經成了大劍仙，馬上就有人來拜他做師傅，還當是廟裏的和尙回來了，嚇得他連忙踏熄了手裏的紙煤，又把松香盆藏好了，然後出來開門。

門纔一打開，金累和鄭達兩人趕緊跪了下來，一壁磕着頭，一壁嘴裏喃喃的求告着說：「師傅，我們都已經看見師傅本領了。可憐我們吃盡了千辛萬苦，纔把師傅找到，還望

師傅念我們這一片苦心，收留了我們做個徒弟罷。感恩不淺！」

香伙這一嚇，非同小可，還以為自己是碰着鬼了，不然，怎麼會三更半夜的，有兩個衣冠楚楚的小孩子，跑到廟門前來，拜他做師傅呢？他嚇得連廟門都忘記關上的，回身就跑，嘴裏不住喊着：「不好了！打鬼呀！打鬼呀！」

金累和鄭達那裏肯捨，趕緊追上前去，一邊一個拉住了香伙的短襖，跪下來說道：「師傅，我們都是人，不是什麼鬼，請師傅收留我們做個徒弟罷。」

香伙看了他們的樣子，果然都是人，不是鬼，只不明白他們憑了什麼，一定要拜他做師傅。便說：「你們為什麼要拜我做師傅呢？我並沒有本領呀！」

金累和鄭達怎肯相信，他們記得武俠小說上曾說過，凡是有本領的劍俠，逢到有人要拜他為師時，總推託說自己沒有本領，現在看香伙這樣說，愈加相信他是個有大本領的劍俠了，立意要拜他做師傅，非到他答應了不肯起來。鄭達又把他們過去所經歷的辛苦說了一番，香伙聽了，心裏暗暗好笑，但也有些可憐他們的執迷不悟，這個香伙的心地

原是慈善不過的，他想，要是再讓這兩個孩子像這樣的胡鬧下去，說不定要上什麼歹人的當，倒不如暫時把他們收留了下來，好在這廟裏側殿上有一個擱樓，平時和尚們都不大留心，也沒有人上去，不妨把他們藏在裏面，只要禁止他們下來，不見得會被人發覺的，想着，便對他們說道：『好了，你們起來罷，我收留你們就是了。』

金累和鄭達滿心歡喜，急忙撲翻在地，磕了幾個響頭，算是拜師的禮節，然後站起來，跟在香伙的後面，走進殿去。他們幾乎把過去所受的辛苦完全忘記了，心裏只是空想着將來修練成了劍俠以後的快樂。

香伙把金累和鄭達引到側殿的擱樓上去。這擱樓，很是污穢，充滿了霉濕的氣味，四壁全沒有窗戶，只在屋頂上開了兩方明瓦，透漏光線。樓裏堆滿了許多無用的雜物，上面都積着厚厚的灰塵，留出來的空地，還沒有三尺見方大小。香伙點了半枝蠟燭，插在樓板上，又找了兩個蒲團來，叫他們在地上打坐，便預備走下樓去。這時，鄭達已經忍耐不住了，拉着香伙的衣袖問道：

「師傅，你先教我們學習些什麼呢？是吐納法嗎？」

香伙的耳朵裏從來沒有聽見過這一個名詞，更不知道作什麼解釋，不過因為自己是他們的師傅，又不好說不懂，只得含糊地答應了一聲：『是的，教你們吐納法。』說着便急忙下樓去，恐怕他們要他教起來，那就糟糕。

這個香伙是個很細心的人，他雖然在帶領金累和鄭達上樓時，已經告誡過了他們一番，叫他們不要走下樓來亂闖，也不要再在樓裏面發出喧嘩聲來，但還有些不放心的，於是他便找了一把銅鎖，重又上樓去悄悄的把鐵門鎖了，這纔安然的走到大殿上去守候和尚們回來。他相信，這樣一來，不但金累和鄭達不能隨意下樓，就是和尚們偶然經過樓下時，也不會疑心到樓上藏有兩個人了。

現在，這閣樓裏面，便只剩下金累和鄭達兩個人。香伙雖不會給他們指點傳授過『吐納法』的訣竅，不過他們也曾在武俠小說上看到過，這『吐納法』便是呼吸，學習起來並不困難，於是便彼此一呼一吸的吐納起來。這樣吐納了約有半個鐘頭，金累不禁有些

困倦起來了。實在，這也怪不得他，他已經走了一整天，又受了些刺激，這時再也支持不住，不自主的接連打了幾個呵欠，閉上眼皮打起瞌來。鄭達也覺有些困倦，但他到底比金累大了一歲年紀，還勉強打起精神，不讓眼皮合上。他看見金累睡了過去，忍不住推醒了他，說道：

「怎麼了？你不想修練成劍俠了嗎？連這一些苦都不能喫！」

金累經鄭達這樣一說，果然又坐起來，但沒一刻工夫，闔上眼皮，又打起瞌來了。

這時，那一段半明不滅的蠟燭頭突然熄了下來，樓裏完全黑暗了。這閣樓因為堆滿了雜物，又不常有人上來，因此便被老鼠認為良好的窟穴，在裏面作起窠來，等到燭火一熄，便悉悉索索的響個不停。鄭達雖是比金累大一歲，到底還是個小孩子，從沒有經歷過這種可怕的境地，眼看着金累又已睡着了，樓裏面醒着的只剩他一個人，叫他怎麼不怕呢。他細聽着那悉悉索索的聲音，惟恐黑暗裏會有一個鬼撲上他身來，到後來心一橫，暗想，放着眼前有一個有本領的師傅，還怕什麼鬼，這樣想着，於是，便也不自覺的迷迷糊糊

地睡過去了

第二天早上，香伙一早就跑上樓來探望，只見兩個人全酣睡不醒。鄭達跌下了蒲團，金累睡倒在鄭達身上，那形狀十分可笑，香伙便推醒了他們，交給他們幾個乾點，這乾點，原是廟裏的和尙們供設施主們用的，香伙平時也偷藏了好些，這時恰好給他們充飢。兩個人吃過了乾點，精神重又振作起來。鄭達的性格比金累機警，他首先對香伙說道：

「師傅，現在你可以傳授我們劍術了嗎？」

這一來，却把香伙爲難住了。第一，他並不懂得什麼劍術，更那裏說得上傳授！第二，在這和尚廟裏，也不容易找出一把劍來。他再也沒想到爲了可憐這兩個小孩子的執迷不悟，而將錯就錯的把他們收容下來，竟反會引出這許多難題。後來，他忽然想起後殿新塑的一尊千手觀音來。那裏有一把寶劍，是桃木製的，已經鍍上了金，但還沒有裝上去。這時，他被逼得沒法，便想借用一下，好在時間很短，用過了仍舊可以放還原處，不見得會被人發覺的。

劍的難題算是解決了，但第二個難題又接續着起來，這便是習武的地點問題。香伙起先是想在大殿外的院落裏的，這原是個很適宜於習武的地方，上面是平整的青石，不像別的地方那樣凹凸不平。不過因為這院落的四周全是樓而這些樓裏又全住着和尚，要是一個不留心，被和尚們瞧見，連飯碗都要敲碎，更不必說傳授什麼劍術，所以他只得另外想地方。想了許久，纔被他想起廟後的一片菜園來。這地方雖全是泥土，但比較還空曠，並且園門上的鎖鑰也全在他手裏，和尚們早上忙着要做功課，又不常進來，只要起來得早一些，習武的時間短一些，實在非常穩便。於是他便興忽忽的答應了他們，帶領他們到菜園裏去。

現在是習武的時候了，但却又來了一個爲難的問題。這便是人有三個劍却只有一把，到底該怎樣分配呢？香伙纔算是能夠隨機應變的，他自己握着那柄桃木劍，却把一根門門給了鄭達，一根短竹竿給了金累，叫他們當作劍使。就這樣，三個人，開始在菜園裏習起武來。

香伙本來並不懂得什麼叫劍術，所以握了柄桃木劍在手裏，倒有些遲疑了起來，不知道應該怎樣使法纔對。後來看了看金累和鄭達兩人的模樣，知道他們也並不懂得劍術的，便欺他們年幼，胡亂的舞起手裏的劍來。向上一豎，向下一橫，向左一刺，向右一戳，金累和鄭達兩人也莫明其妙的，緊跟着他各把手裏的門門竹竿舞了一陣。這樣胡亂的鬧了約有半個鐘頭，香伙纔重新把他們帶到閣樓上去，鎖上了門。

這分明是一個滑稽的把戲，但金累和鄭達兩人却非常相信。鄭達更是起勁，他一壁用手揩着額上因為用力舞門門而流出來的汗，一壁對金累說道：

『現在，我們纔算拜到了師傅，學到了劍術了。你說，我們要是把劍術學成了以後，預備做些什麼事呢？』

『那當然是仗義行俠了。你難道想像崆峒派一樣，把劍術來行惡嗎？』金累很正經的回答着。

『可惜我們不知道師傅是那一派的劍仙，不過我們將來把劍術學成了以後，總不

難知道的。到那時一定還有許多人，把我們仗義行俠的事蹟，編成小說影戲和連環圖畫，給人們瞧看呢。」

「真的嗎？」金累只說了這一句，便忍不住眉飛色舞的手舞足蹈起來。他原先並不會想到學成了劍術以後有這許多好處。他所以想出來求師訪道的動機，不過是由於單純的羨慕而已，現在知道自己也可以成為使人羨慕的人物，又那能不高興呢。

他們在擱樓上越談越是起勁，幻想層出不窮，而這些幻想又都是很微妙的。怎樣因為行俠而到處受人崇拜，怎樣可結識三山五岳的劍仙俠客，怎樣和女劍俠配成姻緣等等。他們再也沒想到，連他們這時的飯食都發生了問題，並且正有人因為無法供給他們的飯食而發愁哩。這個人，就是香伙。

原來這廟裏的出納一切，都是那位知客和尚經管的。這位知客和尚的做人偏偏又精明不過，他算定了廟裏的和尚香伙打雜等人數，又限定他們每天每頓的飯量，然後分配糧米，連一升半合都不許有訛錯。香伙每天每頓最多只能吃到兩碗飯。現在憑空多出

兩個人來，雖然還都是小孩子，但到底也要吃飯的。這一筆飯食又該怎樣設法呢？

香伙想了許久，纔想出一個辦法。這辦法，便是從自己吃的每頓兩碗裏，省下一碗來，更欺騙他們說，學劍術的人是應該少吃一些飯的，然後再把這一碗飯分給他們兩人，每人吃半碗。好在金累和鄭達想學劍術心切，對於飲食倒不很在意，並且他們也會在小說書上看過，修道的人真應該少進飲食，有時也許還要連一些飯米都不准進口，只把菓物充飢。所以，雖然每人每頓只吃得半碗飯，倒也沒有什麼怨色。

這樣一來，總算沒有別的問題來為難香伙了，不過香伙每天每頓忽然少吃了一碗飯，未免有些難受。香伙原是個身體康健的人，飯量很好，要是偶然一頓兩頓少吃些飯，倒也沒有什麼，現在天天都是這樣，叫他怎麼受得住呢？所以香伙這時是非常懊悔他從前不該轉錯了念頭，無緣無故自尋煩惱的收留下這兩個小孩子。來可是懊悔也不中用，事情既然到了這一地步，除非真的教金累和鄭達學成了劍術，或者再對他們施一番欺騙的手段，是無法把他們送出門去的了。

光陰過去得很快，金累和鄭達在廟裏跟香伙學習劍術，已有半個月了。這半個月的光陰，香伙真正是受累不堪。第一，他每天每頓都要少吃一碗飯，因而把他弄得面黃肌瘦，平空減輕了十多磅體重。第二，他每天都要起一個清早，以便領他們到菜園裏去習武，因而把他弄得疲倦非凡，日裏常常要打呵欠，做事也不大上勁，已經受了和尚們不少責罵。除此以外，他還要時時刻刻提心弔膽的防備着被和尚們發覺。每天早上在菜園裏習武時，總要慎重地叮囑金累和鄭達，不要把門門竹竿弄得太起勁了，發出大聲來。同時，每逢有一個和尚從攔樓下經過時，他總要在外面探頭探腦的，惟恐這和尚走到攔樓上去。這時的香伙，真好比啞子吃了黃連一樣，有苦說不出。

別的還勉強可以忍耐下去，香伙最苦惱的，乃是飯食一項，他差不多每天總是吃不飽。不過因着這麼一來，香伙覺得老是這樣朦混下去，總不是長久之計，要是被和尚們發覺了，飯碗便要敲碎。所以，他日夜都在思量怎樣再施用一番欺騙手段，把這兩個孩子哄相信了，情情願願的自己走出廟門。

有一天，香伙領金累和鄭達到菜園裏去習過了武，却不再帶他們到擱樓上去，反而他們問道：『你們到這裏來練習本領，已經有半個多月了，自己可覺着有一些進步嗎？』他們爲了要博得師傅的歡心，使他能更加悉心傳授起見，不得不勉強假意說：『是的，進步得多了。』

香伙見金累和鄭達這樣說，也知道他們不是真話，自己並不懂得什麼劍術，更不會傳授他們什麼真實的武藝，他們那裏會有什麼進步呢？但他們這話却正中了他的計策，於是，他便說道：『既然你們自己覺着已經有一些進步了，那麼就來和我比試一下吧。』金累和鄭達兩人面面相覷，做聲不得。良久，鄭達說道：『這個我們怎麼敢呢，世上那有徒弟打師傅的道理！』

『不要緊，這原是試試你們本領的，你們只管過來。』香伙笑嘻嘻的說着，一壁不住舞弄着他手裏的吹火的竹筒。

鄭達還在躊躇不決，金累却比較性急，早有些忍耐不住。他想，自己雖然天天跟隨師

傳學習武藝，但師傅的本領到底怎樣還不知道，現在是一個機會，不妨和他比試一個高下，要是打勝了，這榮譽少不得到處都要傳揚；就是打敗了，徒弟失敗在師傅手裏，也不算什麼恥辱。於是，他便把手裏的短竹竿握握緊，向着香伙劈面刺來。香伙急忙照架，這樣接連打了幾個回合，金累一竹竿打在香伙的吹火筒上，香伙有心把手一鬆，吹火筒便『搭拉拉』的掉在地下。金累還待動手，香伙早走過來，帶笑撫摩着他的頭頂說：『好本領！進步得真快！居然連我師傅都打你不過了！』

鄭達見金累居然打勝了師傅，心裏很是奇怪。暗想：難道師傅的本領這樣不濟嗎？還是金累的功夫真的已經到家了呢？金累的本領既然這樣，自己的本領一定也是不錯的了，不妨也去試上一試。於是，他便也提起手裏的門門，向香伙攔腰打來。香伙急拾起落在地上的吹火筒來照架。彼此打了幾個回合，香伙有心一步步的倒退，好讓鄭達來佔勝着。鄭達果然得步進步的向香伙逼來，把香伙直逼到菜園的牆壁跟，鄭達滿心以為師傅必定要顯出本領來，把牆壁推倒，好脫身了，就是金累也是如此想。不料香伙並不這樣，他只

喊了聲『了不得，』便把手裏的吹火筒拋掉，身子向下一縮，一個筋斗從鄭達褲裏鑽了出來。爬起身，不住地拍着鄭達的肩頭說：『好本領！好本領！你們有了這樣的本領，很可以出廟了。』

果然，金累和鄭達非常相信，以爲真的連師傅都打他們不過了，面上不覺現出些驕傲的臉色來。他們近來正因天天都沒有飯吃，飢餓得難受，這時聽說可以出廟，忍不住都對香伙說道：『師傅！我們真的可以出去了嗎？』

香伙故意正色答道：『自然是真的呀！難道我做師傅的還會欺騙你們嗎？像你們現在這樣的本領，就是走遍天下，也很難逢到對手的了。不過做人總要和氣些，不可多惹事非。最好你們以後還是安分分的住在家裏，少要亂闖。要知道世上本領比你們強的人，正多得呢！如今，你們就出去罷。』

於是，金累和鄭達兩人又跪下來，恭恭敬敬的對香伙磕了三個響頭，算是辭謝。香伙又把他們來時帶來的兩個包着小叫化子衣服的衣包取出來，還給他們。金累想仍把它

帶在身邊，鄭達却笑着把它拋在菜園裏。說既然練成了本領，這東西就沒有用處了。他們這樣做了以後，便待走出廟去，還是香伙有些看不過，覺得他們在這裏半個多月不但受盡了欺騙，而且還吃了許多苦，挨了不少餓，弄得骨瘦如柴，看着都覺得可憐，要是在他們臨走的時候，再不多多資助他們一些盤川，任他們流落下去，將來回不得家鄉，看不得爹娘，自己的良心上也覺不安。所以他便大發慈悲的，從自己歷年積存下來的薪工裏面提出五元錢來，送給他們，又懇切地叮囑他們，回去後一定要用功讀書，不要再胡亂望外面跑。香伙對於金累和鄭達兩人，總算仁至義盡的了。其實我也明知他們這次是上了一個當，深恐他們自以為有本領，出去打抱不平，不免要闖出禍來。因此，不能不預先告誡他們一聲。

鄭達忽然像想起了什麼事，拍了拍自己的腦門，笑向香伙說道：『我們真是該死！怎麼跟師傅學習了半個多月武藝，連師傅的法號是什麼都不知道呢！』

這一問，却把香伙問住了。一個香伙有什麼法號呢？但這香伙到底是個玲巧的人，

他忽然想起昨天和尚們曾給他一元錢薪工，就隨便說道：「我也沒有什麼法號，不過別人都叫我一元尊者，你們也就這樣叫我吧。」

鄭達把「一元尊者」四個字在口裏說了許多遍，又對香伙說道：「徒弟還想請師傅賜一個法名，不知道師傅可肯答應嗎？」

香伙並不知道法名是怎樣一個東西，他竟誤會到綽號上去了。這香伙，原是個喜歡看水滸傳的人，梁山泊上一百零八將的綽號，在他肚裏記得滾瓜爛熟。於是，便對鄭達說道：「那沒有什麼難，你叫通臂猿，他叫摩雲金翅好了。」

現在，你們必須要記着：鄭達是叫通臂猿，鄭達，金累叫摩雲金翅，金累了。

金累和鄭達拜別了香伙走出廟來。依着金累的意思，便想回到家裏去，安安分分的繼續讀書，不再出外亂闖。鄭達却不肯依，他說：「我們現在已和從前不同了，練成了一身本領，正該趁這時機，出外幹一番烈烈轟轟的大事業，好使後人景仰，要不然，我們又何必來訪師練劍呢？」金累聽他說得有理，便也只好依從他。

兩個人，繼續沿着京滬鐵路線向前進發。鄭達出來時本沒有帶錢，只把金累的錢花用，金累的錢雖不多，但他們一路上只把大餅饅頭充饑，並且還不時有人捨錢給他們，所以一直走到破廟裏，金累的那兩塊錢，還不動的放在鄭達身邊，現在再加上香伙送給他們的五元錢，鄭達的勇氣是更增加了。何況他們還自以爲已經練成了一身本領呢。金累也高興得非凡，不住地在路上跳跳嚷嚷的，巴不得早日有一樁不平的事出現在他們眼裏，好讓他們來試一試劍俠的身手。

忽然鄭達想起一件事來，忍不住失聲對金累說道：

『哎喲！我們既然練成了本領，做了劍俠，也該有一件武器纔對。要不然，我們碰着了壞人，或者眼裏看見了什麼不平事，不是也無法可想嗎？』

金累給鄭達這樣一說，也覺得這話不錯，不禁連連點頭說道：『是呀，我們必須要立刻找一件防身的武器。不過這武器到底該用什麼？刀呢？劍呢？』

鄭達皺眉道：『這個且慢說罷，我們現在最要緊的，還是尋找製造這些武器的地方。』

金累沒有話說了，他們繼續向前走去。鄭達原先的意思，以爲武器都是銅鐵製造的，只要到打鐵店裏去尋找，不怕找尋不到。不料現在情形不同，打仗都用槍械，那些舊式的武器，像刀和寶劍等，除了刀還有軍隊裏的大刀隊偶然來定造若干把以外，早已沒有一家打鐵店製造了。所以金累和鄭達雖然到處留心，却總是找尋不到。後來他們無法可想，只得將就在一個小鎮上買了兩把小洋刀，藏在身邊，當做防身武器。那小洋刀長不過五寸，寬不過三分，除了裁紙削梨，更沒有別的用處。鄭達却還很得意的笑着對金累說：

「不要看不起這東西，要是和人打起架來，這東西却比什麼還有用。」

有一天，他們開始走到了唯亭鎮上，金累和鄭達現在自以爲學成了通身本領，膽量也大了起來，不肯再在車站上的待車室裏過宿，逢到有客棧的地方便住客棧，沒有客棧的地方便敲開別人的門戶借住。別人因爲他們都是小孩子，並不怪他們，而且都肯容留他們住宿，他們臨走的時候，也居然要效法俠客的模樣，留下一些錢來。他們走到唯亭，天已經暗了，便在唯亭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重新起來趕路，纔走上市集，就聽見一片嚷鬧

聲音，不知不覺的把他們的脚步都吸住了。

一家肉店裏，有一個孩子，手裏捧着幾塊肉骨頭，不住的哭，肉店的作案裏面，却站着一個腰粗背壯臉生橫肉的大漢，兩手叉着腰，向那小孩冷笑。鄭達看了很是不解，便對金累施了個眼色，走進店裏去問那小孩道：『什麼事？』

那小孩帶哭訴的說了一遍，原來他的母親給了他四百錢，叫他來買半斤精肉，肉店裏的人欺他年紀小，隨便給他幾塊骨頭，他不依，便哭了起來。鄭達心裏很是不平，忍不住對金累說道：

『想不到世界上居然有這種事，我們要不管，豈不是對不起我們這俠客的身分了嗎？』

那肉店裏的大漢聽見了俠客這名詞，又見鄭達是個小孩，不禁很奇異的多看了他兩眼。鄭達却絲毫不作理會，搶過那小孩手裏的肉骨頭來，便對準那大漢劈面擲過去，又大聲喝道：

「賣肉的，你不要太自欺人，趕快宰出半斤精肉來。要不然，叫你試試我通臂猿鄭達的手段。」

一 那大漢沒有提防，被一塊肉骨頭在頭上打了個正着，忍不住怒吼一聲，推翻了作案，搶出來便抓鄭達。鄭達也毫不懼怕，他還自以為有着師傅傳授他的一身本領在哩！因此，握着拳向那大漢當胸打去。不料他的身體太矮了，這一拳恰好打在大漢的肚上，那大漢怎會把鄭達放在眼裏，伸手一抓，便抓住了鄭達的一條手臂，向他身後直扭轉來，痛得鄭達幾乎要流出眼淚，因為要顧全俠客的身分，不敢求饒。金累在一旁也看得呆了，忘記上前搭救。那大漢却笑着說道：「這就是通臂猿嗎？」

鄭達實在痛得忍耐不住了，口裏雖不出聲，眼淚却已經流了出來。這時，肉店門外，已經圍繞着一大圈看熱鬧的閒人，見了這情形都贊美鄭達仗義的難得，都斥責着那大漢的不是。那大漢覺得衆怒難犯，便放鬆了鄭達的手臂，並且宰了半斤精肉給那小孩。

鄭達雖然給那大漢把手臂扭得幾乎折斷，變成獨臂猿，但面子却佔得十足。所以，他

不但不覺得失敗在那大漢手裏的可恥，反而得意揚揚的對那小孩說道：『你好好的把這肉帶回家去罷，不要忘記對你母親說，那幫你忙的人，是通臂猿鄭達。』

那小孩也莫明其妙，只把感謝的眼光看了鄭達一眼，便捧着肉走了。他們也離開了肉店，向前路進發。在路上金累想起了方纔的情形，忍不住懷疑地對鄭達說道：

「怎樣你竟打不過那漢子呢？從前師傅不是也會跌翻在你手裏過的嗎？照你現在的情形看，你我的本領到底夠不夠仗義行俠，還不能說。」

鄭達也覺得有些疑惑，但他的自信心是極強的，他低着頭想了一會，便微笑對金累說道：「你不知道，並不是我打不過他，實在因為我的身體和他高矮不同，我就是用力也不能取勝，所以只好用不抵抗主義來對付了。你可明白不抵抗主義的道理嗎？凡是抱着不抵抗主義的人，最後的勝利定是屬於他的。不過剛纔你又為什麼不幫同我對付那漢子呢？」

金累不敢說自己是因為在旁看呆了，忘記上前搭救，恐怕鄭達要疑心，所以也低着

頭想了一會，纔說：『並不是我不肯上來幫你一同對付，我是因爲知道你的本領一定能夠取得最後勝利的，剛纔也許是你在用着計策，所以只在一旁代你想着長期抵抗那漢子的方法，等你的計策行不通的時候，再出頭來幫你。不料你還沒有等到我來幫，果然就已大獲全勝了。』

他們這樣互相說着假話來遮飾自己的短處，倒反而較前更顯得親熱起來。鄭達這時對待金累簡直比自己的親兄弟還要好些，金累也是這樣。他們兩個人，手攙着手的在路上走。鄭達心裏忽然動了一個念頭，忍不住對金累說道：『我們和師傅比試過，和別人也比試過，但我們兩人間却還沒有比試過，現在何不也試上一試，看到底是誰的本領比誰高呢。』

金累起先不肯，後來經不過鄭達慫恿，只好答應，於是兩個人，便扭做一團，在路上對打起來。他們的年齡既是差不多大小，本領是一樣，所以打了半天，還只是個平手。一個半斤，一個八兩，分不出勝負來。等到打完，每個人都受了些損失，金累落掉了一個鈕扣，鄭達

扯破了半邊領圈，但他們的感情却更是密切了，彼此望着，不住的笑。

過了一天，金累和鄭達兩人，居然走到他們的目的地蘇州了。

他們找一個小客棧住下了以後，便出來到處亂闖，預備再看見一兩件像上次肉店裏的不平事，便可以用劍俠的身分，出頭干預。不料不平事沒有見到，他們自己反被一大羣乞丐包圍住了。

事情是這樣的：他們走到一處乞丐很多的地方，有一個乞丐沿路索錢，索討到鄭達身上來。那乞丐原不過隨意索討而已，他見鄭達是個小孩子，也不希望他能給錢；誰知恰恰給他碰上運氣了，鄭達心裏正在高興，看見了那乞丐的可憐的形狀，便忍不住對金累說道：

『我們既然做了俠客，理該仗義施財纔對，我想佈施一些錢，你以為怎麼樣？』

金累點了點頭，於是鄭達便在一家烟紙店裏兌了一塊錢角票，隨手給了那乞丐一張角票。這真是從來不曾有過的新聞，一剎那間，便轟動了無數乞丐，紛紛包圍上來，問他

們討錢。鄭達把金累帶出來的兩塊錢，和他師傅給他的五塊錢盤川，盡數兌成了角票發給那些乞丐，還覺不夠多，那些沒有討得錢的乞丐，都忍不住耐由失望而生怨恨圍住了他們，不肯放鬆，並且七張八嘴的嚷着：

『把他們的衣裳剝下來。』

『先剝他們的馬褂，再剝他們的長袍。』

『連一件小衫褲也不要留給他們。』

金累和鄭達慌了手脚，要想動武，又因為乞丐很多，恐怕不能取勝，跌翻了更要給人嘲笑，只有彼此白着眼對望，乾着急。最後，還是鄭達急出了一個計較，拉了拉金累的衣袖，叫他低下頭來，望乞丐叢中衝出去。這條計策畢竟不錯，居然給他們一個從乞丐的脅下，一個從乞丐的胯下，鑽了出來，他們脫了險，連忙頭也不回的返身就跑。直到跑得不見那些乞丐的影子，纔敢停下脚步。鄭達揩乾了額上的汗，氣喘喘的對金累說道：

『好危險啊！要不是我們跑得快，這眼前虧一定吃上了。你不要看不起那些叫化子，

要知道在他們裏面，本領高強的人多着哩！』

金累已經跑得臉都紅了。他一壁撩起長袍當扇子扇風，一壁歎了一口氣說：『好事真是不容易做的，現在我們身邊已經一錢都沒有了，客棧裏的錢卻還沒有付，你說怎麼辦纔好呢？』

鄭達也呆住了，但他到底要比金累多一些計策，低着頭想了一會，便帶笑說道：『管它呢！我們既然做了俠客，練成了一身本領，還怕沒有錢用嗎？這些錢帶在身邊，本來嫌太累贅，能夠施捨了倒好。你不用發愁，偌大一個蘇州城裏，爲富不仁的人多着哩，我們只要去偷劫他們一些，不是就足夠了嗎？』

金累想想也覺得不錯，便不禁破顏爲笑起來。他們剛纔因爲急於要脫離乞丐的包圍，跑得很匆促，所以現在連跑到了那裏都不知道。鄭達雖然會隨着他的父母到蘇州來過一次，但時間很短，路徑也不十分熟悉，因此他們只有隨便向前走去。不料就在這時候，又有一樁意外事落到他們眼裏來了。

這條路很是湫隘污穢，路上到處都是低矮的平房，有幾家門前還攔着黃包車，顯見這裏是黃包車夫聚居的所在。這時候，有一陣悲慘的哭聲，從這些平房中間傳將出來，隨風盪漾着。鄭達聽見，連忙悚然的對金累說道：

「你聽這聲音好不奇怪，一定是有了什麼冤屈的事發生了。」

「不錯，也許是什麼人家的媳婦被土豪搶去了罷？這哭聲很像是老太婆發出來的。我們趕快去尋訪，好搭救他們。」金累也急忙附和着說。

於是，兩個人，便循着哭聲，一路向前尋訪。不久，果然在一家門前尋着了。那門雖然關着，但哭聲傳出來却很清楚，鄭達毫不遲疑的舉起手來，便在門上敲了兩下。

門開了，開門的是一個老婆子，面上還帶着淚痕。她看見門外站着的是兩個小孩子，倒呆住了。鄭達不待她開口，便走進屋裏去一看，屋裏只有一張牀，一個草鋪，躺着的倒有兩個人。牀上躺着的是一個年輕的婦女，一壁袒着胸乳哺着一個方生的嬰兒，一壁也在抽抽咽咽的哭，草鋪上躺着一個男子，並不哭，却把兩手揉着肚子哼着。金累一看這情形，

知道自己是猜錯了，心裏不禁暗暗有些慌急。鄭達也有些慌，惟恐別人哭是爲了家務事，自己插身進去干預，反要招人見怪。但他的膽量畢竟要比金累粗些，仍舊不動聲色的向那老婆子問道：『什麼事？爲什麼你們大家都這樣哭哭啼啼的？』

那老婆子雖因爲面前的兩個人都是小孩子，未必能有什麼力量，但她這時心頭正自難過，覺得能夠發洩一下也是好的，便據實說來。那老婆子的一家，都靠她的兒子每天出外拉車賺一些錢來過活，不料昨天她兒子忽然生了肚痛的毛病，不能出外，她媳婦又剛剛生產，家裏連一些柴米都沒有剩留，更沒有人來幫助他們，恐怕不久全家都要活活餓死。鄭達聽了，很覺不忍，低聲對金累說道：

『可惜我們身邊的錢都佈施給那些乞丐了，要不然，拿來送給他們，一定夠他們過一月半月呢。現在真是一些辦法都沒有！』

金累也低低的道：『你剛才不是說可以憑着我們的一身本領去打劫那些爲富不仁的人家的嗎？怎麼現在說沒有辦法了呢？』

鄭達給金累提醒了，忍不住笑了一笑，便安慰着那老婆子道：『你不用憂慮，你如今碰着了我們，是你交上好運了，你可知道我們兩人是誰？我們都是當代的劍俠，我叫通臂猿鄭達，他是我的師弟摩雲金翅金累，我們一生專門仗義行俠，濟困扶危。現在身邊恰巧沒有帶錢，所以不能幫助你們什麼，不過你們儘可以用不着哭，不出兩天，我們一定有一大筆錢帶來給你們。』

那老婆子半信半疑的把金累和鄭達送出門來，關上了門。兩個人在路上呆立了好一會，最後還是金累說道：『現在我們到底往那兒去下手呢？』

鄭達答道：『管它呢！我們且隨便走走，碰一碰運氣看。』

他們接連拐了幾個彎，便走到一條寬曠的馬路上，沿路都是石庫牆門。有一家的門半開着，從門外望進去，隱約可望見裏面的院落和廳堂，却不見一個人影。鄭達看了心裏一動，向金累招一招手，便偷偷掩進門去，那廳堂上擺着楠木桌椅，陳設非常富麗。鄭達一伸手，便把一隻古銅香爐揣在懷裏，又取了幾件骨董，和金累分藏好了，預備仍舊神不知

鬼不覺的掩將出去。偏偏金累貪心不足了，看見院落裏晾着幾件衣服，想一併偷取了去，不料他的身體太矮了，和竹竿相去有半尺多高。於是他便跳起身來，抓那竹竿，誰知一個立足不穩，竹竿沒有抓到，他自己的身體反跌倒在晾衣架上，「嘩喇喇」一聲，早把屋子裏的人驚動了。

從廳堂後面走出兩個人來，一個留着鬚鬚，像是屋主主人模樣，另一個年紀很輕，大概是屋主人的子姪。他們看見兩個不相識的孩子站在院落裏面，很是奇怪，忍不住同聲喝問道：「你們是誰？站在這裏做什麼？」

金累和鄭達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那年輕人眼快，他見兩人的衣服都很高的隆起，他疑心出了毛病，走過去在他們身上一搜，便把古銅香爐和幾件骨董搜了出來，連忙劈胸一把，把兩人揪住，哼了一聲道：「嘿！原來是兩個小賊。現在看你們還能逃到那兒去？」那屋主人的臉上也不禁顯出了怒容，但他疑心裏面有着別情，因為金累和鄭達兩人的衣服都還齊整，不像個作賊的模樣。於是他便走近前來，和顏悅色的對他們說道：「

你們難道不知道作賊是犯法的事嗎？我想這一定是另外有人指使你們來的，不是你們的本意，只要能夠直說出來，我不但不怪，還要寬恕你們哩。」

鄭達偏着臉不睬不理，金累却忍耐不住了，便據實對那屋主說了出來。他因爲自己這次是失敗了，不敢再說什麼仗義行俠的話，只約略把那老婆子一家困苦的景象，和自己要想幫助他而沒有能力，只得走這一條路的話，說了一遍。那屋主聽了，果然不但不怪，而且非常稱贊他們的義氣，便從身邊取出十塊錢來，交給他們，叫他們去轉交給那老婆子，又叮囑他們以後切不可再走這偷竊的一條路，因爲這是很不名譽的事體。

金累和鄭達見屋主人如此相待，又得了十塊錢，不覺喜出望外，連忙道謝了一聲，去尋找那老婆子了。

金累和鄭達兩人，得了十塊錢，滿以爲可以去轉送給那老婆子，博一個仗義行俠的美名，不料他們竟把那老婆子的住址都忘掉了。連那老婆子所住的這條路叫什麼名字，門牌是第幾號，都沒有留意，接連拐了幾個彎，早已不記得這條路是應該怎樣走法的了。

偏偏這裏的岔路又多，東一條西一條的，密如蛛網一樣，金累和鄭達兩人好比走進了八陣圖，越走越錯，就是要尋找剛才行竊的地方，也難比登天，不要說想尋找那老婆子的住所了。他們走了半天，走得非常吃力，只好勉強在一家門前的階沿石上坐下來歇息。

這時，忽然有一陣嘈雜的聲浪，從左近的一條路上傳過來，隱約好像有許多人在爭吵似的。鄭達急忙拉了拉金累的衣服說道：『你聽，這聲音一定是什麼地方又鬧出事來了。我們趕快前去，不要錯過了這行俠的機會。』

金累點點頭，於是，他們便開始立起身來。這時，他們的精神非常抖擻，什麼疲倦都忘記了。走到鬧事的地方一看，只見一大羣人，圍住了三個人在那裏嚷。那三個人，一個是年輕的少婦，正握着塊手拍，在掩面痛哭；另一個是文弱的男子，垂頭喪氣的站在旁邊，一言不發；還有一個却是個精壯結實的大漢，在那裏大嚷大鬧的，一壁跳着腳，一壁對衆人說：『你們看，世上那有這種輕賤的女人，不肯跟着我，倒情願去跟着這樣一個傢伙，我現在倒要問你們一聲，我可有什麼地方，及不上這傢伙的嗎？』

鄭達因爲吃過肉店裏大漢的一次虧，所以對於稍微精壯些的漢子，都恨入骨髓，這時見了那漢子大嚷大鬧的模樣，心裏先有幾分不服，又見那少婦哭得非常可憐，更是不平。忍不住低聲對金累說道：『你可看得出這事情的曲直嗎？到底錯在那方面呢？』

金累也低低的說道：『我雖不明白他們爭吵的緣故，不過事情是很容易看清楚的。據我看，那嚷鬧的漢子，一定是個惡棍，那一對男女却是夫妻，大概那女的不知怎樣被那惡棍看上了，威逼她跟他，她不依，便哭了起來，她的男人太忠厚了，不能幫助她什麼，所以那惡棍的膽量愈加大了，纔敢在這裏無法無天的胡鬧。』

鄭達輕輕的拍了一拍手，笑說道：『對呀！你猜得一些都不錯，我也是這樣想。』

『我們應該怎樣搭救那一對夫妻呢？』金累問道。

『還有什麼怎樣那樣嗎？見義勇爲，拔刀相助，這是我們俠客的本份，我們只要插身進去，打抱不平就是了。』鄭達從身旁摸出那把小洋刀來，在鞋底上磨了兩磨，又藏到衣袋裏去。

金累素來不論什麼事都順從着鄭達的計策，這是當然也不能獨異。他們暗地裏互相商議了一會，決定分頭去對付。鄭達排開了圍觀的閒人，擠進圈子裏去，不問情由的先向那漢子打了一拳，那漢子回過頭來，見打他的是個小孩，心裏很是詫異，不禁停止了嚷鬧，向鄭達問道：『你是誰？怎樣無緣無故的打人？』

鄭達還沒有答話，金累早已緊接着擁進圈子裏去，向那一對男女說道：『你們不用怕，有我在這裏，一定可保你們無事，你們只管走你們的好了。』

那一對男女似乎正愁無人幫助他們，這時見金累這樣說，恰好趁勢下台。於是，那女的立刻停止了哭，那男的也開始抬起頭來，一同推開衆人，走出圈子外去。那嚷鬧的漢子，見這兩個小孩無端插身進來，不但打自己，還放走了那一對男女，忍不住又驚又怒，一把揪住了鄭達的胸脯，大聲喝問道：『你們這樣到底算是什麼意思？』

鄭達也放大了聲音回答道：『我正要問你這惡棍哩！你強搶良家婦女，該當何罪？』那漢子益發驚奇了，他遲疑地問道：『你幾時看見我強搶過良家婦女來的？』

鄭達冷笑道：「你還想賴嗎？就算你沒有搶，不過搶的心思總是有。我問你，剛纔那女的是你什麼人？」

「她是我的妻子。」那漢子說道：「很久以前，我就聽說她已另外跟了一個男人，一直到今天，纔被我撞見，我正要想法子懲罰他們，不料就被你們這兩個不懂事的小孩闖進來破壞了。我倒要問你們一聲，該當何罪哩？」

金累和鄭達一聽，知道這事情鬧壞了。原來那一對男女並不是夫妻，自己不出頭仗義行俠還好，一出頭仗義行俠，反惹出是非來了。鄭達偷眼看了看衆人的模樣，只見每個人的臉上都冷冷的，顯出一種不以為然的臉色，遠不似從前在肉店裏所見的那樣，心裏更覺着慌，便悄悄的對金累施了個眼色，冷不防的用力一掙，脫了那漢子的手，預備擠出圈子外去。

那漢子怎肯放鬆，搶步上前，一手抓住了一個，金累和鄭達急得幾乎要哭了，只得愁面苦臉的望着那些圍觀的人，希望他們能出來說情。後來果然由衆人作好作歹的說了

一遍，那漢子才放鬆了他們，却在他們每人面上打了兩記耳光，算是對他們仗義行俠的酬謝。金累和鄭達被打得昏天黑地，擠出人叢來，連路都不知怎樣走了。

兩個人垂頭喪氣的向前走，誰都默默的不作聲響。這是他們出世以來，從不曾有過的失敗，以前的兩次，雖也曾失敗過了，但失敗中却有勝利，不像這一次的澈頭澈尾的一直失敗到底。因此，他們非常難過，走來走去，有幾次走到盡頭還沒有知道，碰着了額角頭才轉彎，可想見他們心緒的不安寧了。

過了許久，鄭達才勉強打起精神來，苦笑着對金累說道：「管它呢！一個人總不會沒有失敗的時候，何況我們這次不過是弄錯了事實，和真正的失敗到底有差別的呢。」

金累聽鄭達這樣說，止不住重又高興了起來，他們互相商議了一會，決定繼續去尋找那老婆子的住所，以便完成這一件仗義行俠的美德，他們這念頭轉得固然不錯，但他們首先就已走錯了路，現在再加上碰着額角頭轉彎，更不知走到那兒去了，怎麼還會尋找到呢？金累走得腳痠起來，不由得歎了一口氣說：「要是我們能先看清了這條路名，

現在就是尋找不到，也可以向人詢問了，何致走這許多冤枉路呢！

鄭達也覺得這話不錯，不過現在除了後悔自己的鹵莽以外，又能怪誰呢？只有默默的向前走。因着這樣一來，他們居然也留心起路名來了，每逢轉彎的時候，總要停下腳來，先看清楚了路名然後走路。

這時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鄭達覺得今天恐怕終於不能尋到老婆子的了，便對金累說要回到客棧裏去，等明天來找尋。金累答應了，好在這客棧的名稱和地址他們是記得的，很容易的就問了出來，於是他們就回身向客棧的所在地走去。

不料當他們走到道前街的時候，又有一樁意外事出現了。鄭達眼快，早見一家的屋面上，站着個短衣窄袖的人，屋瓦已被搬開了一大堆，不禁嚇了一跳，連忙向金累說道：『了不得！這一定是小說書上所說的夜行賊了，我們趕快去搭救。』

金累苦着臉道：『話固然不錯，不過我們並沒有請師傅授我們飛簷走壁的本領，又不能發出飛劍，這便怎麼辦？』

鄭達也不禁呆了一呆，但隨即便被他想出了一條計策，附耳對金累說了一遍，金累大喜。於是，兩個人便拾了幾塊石頭對準了屋面上的人擲去。金累力弱，石頭都擲不上屋面，鄭達却擲得很準。其中有一塊，恰恰擲在那人的頭上。那人負痛，一個立脚不穩，咕咚一聲倒在屋面。屋面是傾斜的，便骨碌碌的直滾下屋來。金累喜歡得跳了起來喊道：

「好啊！捉住了夜行賊了，我們趕快進屋去，對屋主人說明白了一切，好領他的酬謝。」

於是，兩個人便搶先走進屋去一看，屋主人是個中年人，正在對着那跌下來的人發呆，金累和鄭達連忙上前去揚揚得意的誇耀着自己的功勞，不料屋主人反而怒聲的向他們問道：

「你們是誰？怎麼不問情由的就瞎管閒事？這是我們雇用的泥水匠，因為屋面壞了，雇他來修屋的，現在給你們無緣無故的把他打下屋來，跌傷了，請問你們到底預備怎樣辦？」

金累和鄭達聽說那跌下屋來的人不是什麼夜行賊，却是一個泥水匠。知道自己又闖出禍來了，這一急非同小可，急得通身都出了一陣冷汗。金累膽小，早噤住了聲，不敢說話。鄭達也覺着慌，不過事情既然鬧到這一步田地，也非推諉所能了事，只得硬着頭皮，上前去向屋主陪罪。不料那屋主却不是個好說話的，他素來就恨着街坊上那些胡鬧的小孩子，這時見金累和鄭達竟鬧上門來，又因為泥水匠跌傷了，這一個關係不小，那裏肯放鬆他們，一定要把他們送到公安局去法辦。後來還是由鄭達苦苦哀求，自願出五塊錢給那泥水匠做養傷費；並答應以後不再鬧事，那屋主人才不再說話，讓他們走出門來。

金累和鄭達接連失敗了兩次，回到客棧裏來，垂頭喪氣的，許久說不出話。他們再也沒想到，事實和理想會相反到這一步，照着眼前的情形看，他們幾乎連想仗義行俠都不敢了。金累又是疲倦，又是難過，一進房就倒在牀上，休息了好一會，纔對鄭達說：

「我們還是回家去的好，像這樣的仗義行俠，不但沒有人來稱讚我們，還要丟盡了臉哩！」

鄭達奮然的說道：「管它呢！我不是早已對你說過了嗎？一個人總不免有失敗時候的，況且我們這兩次都不過是弄錯了事實，不能算是失敗。以後只要留心些，探問清楚了再幹，不要太鹵莽就是了。倘若像你這樣偶然受了一些失敗就灰心，不肯再幹，那老婆子的一家，不是都要活活的餓死了嗎？」

金累聽鄭達提到老婆子，才重新把勇氣鼓勵了起來。的確，這是他們最快心的一件事體，只要把這個俠義的舉動一完成，那他們先前所遭的失敗，和這勝利比較起來，簡直算不得什麼一會事了。不過金累他另外有他担心的地方，他想到因為跌傷了泥水匠而意外損失的五塊錢，忍不住苦着臉對鄭達說道：「現在我們只剩這五塊錢了，就是送給那老婆子，恐怕也不夠他們活上幾天，並且我們在這裏的費用，又怎樣維持呢？這都是你鹵莽不好！」

鄭達因為上次行竊不成，反被捉住，覺得這條路不易走通，也正在躊躇，不過他總有些不服金累那把過失都推在他身上的話，他紅着臉對金累爭辯道：「你說我鹵莽，你自

己難道不鹵莽嗎？要不然，怎就會把那一對奸夫淫婦，當做正式夫妻呢？」

金累見鄭達的臉很不好看，恐怕他因此和自己生氣，連忙把說話岔開去：「總之，這都是我們的見識太少，才會把事情弄錯，惹出許多是非來。要是有我們的師傅一元尊者在這裏，就什麼事都不會錯了。」

鄭達見金累這樣說，才稍微露出一些笑容來，他們又互相商量了一會，覺得自己的本領還很不濟，決定等明天再去尋找那老婆子，把錢送給了她以後，再重新去拜訪師傅，請他繼續傳授他們本領。待到本領練得十分高強了，再出來仗義行俠。

他們在客棧裏這樣談着不打緊，不料又惹出禍事來了。原來金累和鄭達因為身邊的錢不多，要想省一些費用，住的是一家小客棧，這小客棧裏面住的人物，各式都有，份子很是複雜。那在他們貼隔壁房裏住着的人，便是一個拐匪。他第一天看見來住棧房的人，是兩個沒有大人帶領的小孩，就已經起了心，覺得這是個下手的好機會。這時，又聽見他們說什麼師傅，什麼仗義行俠，就知道這兩個小孩都是小劍俠迷，便不動聲色的走過來，

敲他們房門。

金累和鄭達還當是客棧裏的人送晚飯進來，馬上開了門，見進來的是一個陌生的中年人，容貌生得很醜惡，心裏暗暗驚奇。金累還以為是上兩次所闖的禍事沒有了結，這個人是尋究他們的根底來的，不禁嚇得面上都變了顏色。鄭達却比較鎮定一些，他厲聲向那拐匪問道：『你是誰？怎樣無緣無故的闖進別人房裏來？』

那拐匪很佩服鄭達的膽量，不過這時他已經隱然把他們兩人看做落在他網裏的魚兒一樣，不怕他們漏將出去，所以反陪着笑臉說道：『你們的師傅可是一元尊者嗎？若然是，那我們就是一家人了。』

鄭達見那拐匪提起他師傅的名字，覺得他一定有些來歷，也許和自己是同道，自己現在正需要人幫助，萬萬得罪他不得，於是，連忙改換了一副口氣說道：『對不起，我們不知道，你老和我們是同道，真是多多冒犯了，還請不要見怪。』

拐匪笑道：『不知者不罪，你們大概還是不曾知道我是什麼人，老實對你們說罷，我

和你們師傅是師兄弟，我的師傅就是你們師傅的師傅。」

鄭達吃驚道：「呀！原來是師伯。請問師伯的法號是怎樣稱呼？」

這時金累也已聽清楚了，知道那人不但不是來尋究他們根底的，並且還是他們的師伯，這一喜直喜得心花怒放，急忙從牀上一躍而起，對準那拐匪納頭便拜。那拐匪一壁用手扶起了金累，一壁心裏却在想着。原來那拐匪肚里的墨水很是有限，實在胡謔不出一個法號來，不過他因為新近拐賣了一個婦女發了財，又因為他們的師傅叫一元尊者，便也說道：

「我叫多元尊者，我的本領實在比你們師傅還要高些，你們只要看你們師傅叫一元，我却叫多元，就可以知道了。」

金累和鄭達喜歡得不知所措，圍了那拐匪，坐不安立不定的，不知要怎樣才好，那拐匪問起他們過去的經歷，鄭達便很得意的說了出來，怎樣在肉店裏打抱不平，受許多人稱贊；怎樣捨錢給乞丐被乞丐圍困；怎樣因為憐憫一個老婆子的苦境，到富人家裏去行

竊，被捉住了，反得了十塊錢；怎樣怎樣，詳細細的說了一遍，那拐匪聽了，幾乎忍不住要笑，但恐被他們看出破綻，只得忍住直到聽完了，才向鄭達問道：『那老婆子的家，你們現在可已經尋找到了嗎？』

「還沒有呢！」金累嘆了口氣說。

那拐匪目光灼灼的注視着，又在他們每人的衣袋上盤旋了好半響，然後問道：『那麼，這些剩下來的錢現在那裏？』

金累從身邊取出五塊錢來，那拐匪一見，來不及的就伸手一把奪過了，藏到自己袋裏去，這才帶笑說道：『還是讓我去送給那老婆子罷，你們兩個人都很年輕，路徑既不熟，事理又不明白，要是再鬧出亂子來，把這五元錢也罰掉，那老婆子一家可要餓死了。』

金累和鄭達非常相信他，所以聽他說要代他們把錢去送給那老婆子，不但不疑心他，還非常的感謝。那拐匪不費吹灰之力，平空得了五元錢，並且還有這兩個小劍俠迷，可以大大的賣一筆身價，心裏好不高興。但他兀自貪心不足，覺得他們既然能施捨給乞丐

許多錢，有着這樣廣闊的手面，一定還有不少錢藏在身邊。因此，他又向他們問道：

你們身邊可還有錢剩着嗎？如若有一齊取出來交給我，代你們保存，穩當一些。我是你們的師伯，決不會吞沒你們的錢的。」

金累和鄭達兩人面面相覷，半響纔說已經一錢都沒有剩留，那拐匪還不相信，親自在他們袋裏搜索了一遍，知道他們確實沒有錢了，不免有些快快，過了許久勉強說道：「我們大家都是自己人，分做兩房間住實在很不合算，我的房間就在你們貼隔壁，你們不如併到我房裏去，既可以省錢，又可以有些照應，你們說怎麼樣？」

金累和鄭達非常歡喜，連忙答應了。那拐匪便叫出客棧主人來，把併住的原因說了一遍，那客棧主人雖知道他不是個好人，不過他客棧裏的生意全靠這班人維持，也不敢得罪，更不敢在金累和鄭達前揭破真相，只好唯唯應允。那拐匪原恐怕不住在一處，事情或有變化，現在見金累和鄭達居然上鉤，好不快樂。他始終把他們兩人看做兩尾魚，此刻這兩尾魚，更穩穩握在他手裏了。

第二天早上，那拐匪到外面去兜了一個圈子，回來假意對金累和鄭達說，已經把那五元錢送給那老婆子了。金累和鄭達那辨真假，欣然的對那拐匪道謝，那拐匪又恭維了他們一番，然後問他們以後預備怎樣，鄭達把昨天和金累商量過了的去拜訪師傅繼續練習本領的話說了一遍，那拐匪搖了搖頭，微笑說道：

『這太不值得了！不要說回去路很遠，並且你們的師傅本領也很有限，只會叫你們丟臉，不會傳授你們什麼。依我的意思，不如跟着我去見我的師傅，也就是你們師傅的師傅，請他老人家從旁指點，你們的進步一定很快的了。』

金累和鄭達喜出望外，連忙纏繞着那拐匪，要和他一同去。這正中那拐匪的計策，那拐匪豈有不答應的道理。這一答應，便是金累和鄭達兩人遭難歷劫的開頭了。

那拐匪是做慣了這門拐賣生意的，他在初次和金累鄭達見面時，就已把一切計劃想定當了，他付清了客棧裏的房飯賬，便預備帶領他們兩人出去。不料鄭達這時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來，忍不住向那拐匪說道：

「從前師傅傳授我們本領的時候，本來是有一把寶劍的，後來他說這寶劍已被一位師兄弟借去了，大概這借寶劍的人就是你師伯罷？」

金累想起了過去的事也附和着向那拐匪詢問了起來，那拐匪一些也不知道，低着頭想了一想，便含糊答道：

「不錯，這寶劍是我借的，不過我現在把它放在師傅那裏，並不帶在身邊，你們只要跟着我去，便可以見到。」

這樣一說，金累和鄭達纔沒有提出別的問題，那拐匪也把心放了下來帶他們出了客棧。原來在蘇州城裏，幹這門拐騙勾當的人，非常的多，那拐匪也有不少同黨，分佈在城內外和水陸碼頭一帶，他把金累和鄭達帶出了城，走到一條河畔，便見河裏一隻船上，一個戴毡帽的漢子，笑着向他打招呼道：

「來了，又是兩塊石頭嗎？」

「不錯，你看這兩塊石頭該值多少把？」

「大概總有四五寸水頭罷。」

金累和鄭達莫明其妙的聽着，這談話一些都聽不懂。原來這些都是拐匪的術語，「石頭」便是小孩，「把」便是錢，「四五寸水頭」便是四五十元錢。那拐匪看着他們發呆的樣子，恐怕被他們看破，急忙向那漢子施了一個眼色，又催他們兩人下船。這隻船好像專爲迎候他們似的，只等他們一走進，便立刻解纜開行了起來。金累和鄭達兩人面對着船窗，看那窗外的景物緩緩的移動，心裏都非常快樂。過了一會，鄭達忍不住回頭向那拐匪問道：

「師伯，我們現在往那兒去呢？」

這時，船已經搖出了城關，那拐匪忽然翻過臉來，厲聲喝道：「誰是你們的師伯？你們不要昏了頭，現在你們已經在我的手心裏了，不論什麼事都要聽我吩咐，要是再敢叫一聲師伯，我可有法子對付你們。」

說着那拐匪便從艙頂上取下一條鞭子來，在他們眼前揚了一揚，那鞭子又粗又長，

非常光滑，好像打過了許多人似的。

金累和鄭達知道已經上了歹人的當，後悔不及，看看窗外，離開城市已遠，河面也漸漸廣闊了起來，知道便是呼喊也不見得會有人來搭救，恐怕反要遭他的毒手。金累膽小，早已嚇做一團，不敢聲張。鄭達覺着慌，但自以爲有着一身的本領！可以脫離險地，所以反而笑起來的問道：『不叫你師伯，叫你什麼呢？』

那拐匪便舉起鞭子來，在艙板上擊了一下，冷笑了一聲道：『叫我父親知道嗎？你們以後必須要和我裝做父子一樣，免得皮肉吃苦。』

金累和鄭達正自命是一個劍俠身分，心志非常高傲，那裏肯聽從拐匪的吩咐。那拐匪見他們不肯答應，便舉起手裏的鞭子，向他們劈頭劈面的打來。金累自出世以來，從不曾吃過這樣的痛苦，忍不住哭了起來。鄭達却忍着痛，伸手來奪那拐匪的鞭子。這一來，更觸動那拐匪的怒火了，他把手裏的鞭子拋掉，捉住鄭達的雙手，接連打了他十幾個嘴巴。然後把他們兩人捆做一團，擲在後艙裏面。

那後艙非常黑暗，只從板縫裏露出一些光來。金累和鄭達被擲在裏面，身上隱隱作痛，却又動彈不得。金累越想越是苦楚，不禁帶着哭聲，輕輕的對鄭達說道：『這都是我們出來訪師練劍的不好！要是安安穩穩的住在家裏，怎麼會吃這許多苦頭。』

鄭達咬了咬嘴唇，堅忍地答道：『管它呢！既然到了這地步，埋怨也是不中用的。你不用發愁，只要一切都依從着我，包你會有出險的時候。』

這時，水流的聲音十分湍急，那船正遇着順風，平穩而且快捷。金累想到這一來自己將不知要被載到那裏去，過着什麼一種生活，心裏很是難過，雖然鄭達叫他不要發愁，但他又怎能不愁呢？半晌，纔低聲向鄭達問道：『你看，那個人到底是什麼一種人？他騙我們上船來，是什麼意思？』

鄭達也低聲答道：『這還用得着說嗎？那個人一定是拐子了，他拐我們去的用意，不外乎想把我們賣一筆錢，也是我們太不留心了，一味相信着他的話，纔會上這樣一個大當。』

金累顫聲道：「這該怎麼好呢！要是他把我們賣給人家做奴隸，我們不是就一世沒有出頭日子了嗎？」

鄭達剛要答話，恰好艙門開了，那拐匪捧着兩碗糙米飯，一碟鹹菜，走了進來，放在艙板上，又解開了他們的綑縛，大聲喝道：「趕快把這個吃下去。」

金累和鄭達心裏有事，也辨不出這飯菜是什麼滋味。那拐匪等他們吃完了，把碗筷收了去，纔問道：「你們現在可願意叫我父親了嗎？」

鄭達這時似乎已經想定了計策，便不顧金累同意與否，應聲答道：「父親！我們都願意了。」

那拐匪正因為鄭達有勇氣，十分歡喜他，這時見他首先答應了，分外喜歡起來，又問金累道：「你呢？」

金累見鄭達已經答應，恐怕自己不答應更要吃苦，只得勉強說道：「父親，我也願意的。」

那拐匪見他們居然都答應了，很是快活。『好！現在我也不再來細綁你們了，你們可要留心一些，在別人面前也得這樣叫。』

那拐匪走了出去，金累回過頭來，却見鄭達正在對他微笑，心裏很是不解，忍不住問道：『你怎麼這樣輕易的就叫他做父親了呢？』

鄭達笑道：『你不用管，我自有我的打算，你將來自然會知道。』

金累心裏總懷着一個不能解釋的疑團，所以過了一會，又向鄭達問道：『我總有些不很明白，我們不是有着師傅傳授的一身本領嗎？怎麼連個把拐子都對付不過呢？』

鄭達也不禁呆了一呆，但便又笑起來的說道：『你不能怪我們沒用，要知道這些拐子，都是本領高強的，他要沒有本領，怎敢幹這拐騙的勾當？』

這時艙裏忽然墨黑了起來，鄭達不由得詫異地說道：『我們纔吃過飯，怎麼天已經黑下來了？』

忽然船身向左一傾，金累是坐在左邊的，經不起這來勢猛烈的傾動，額角向艙板上

一磕，起了一個肉瘤，不禁連聲呼痛。同時，艙頂上「嘩啦啦」的一片聲響，原來是下起暴雨來了。接着船身又很猛烈的顛簸了起來，隱約聽得外面有人說：『了不得！好大的風，快斷篷索。』又似乎篷索弄不斷，篷收不下，那船便像風車一樣的，在河裏團團作轉起來。金累嚇得面無人色。鄭達剛想從板篷裏看看外面的情形，纔站將起來，船身又是猛烈的一動，立刻一個筋斗，跌倒在艙板上，許久爬不起！渾身的骨頭都跌得作痛。又過了一回，艙頂上一陣震動，似乎篷已經收了下來，船身便平穩了許多，金累和鄭達剛以為從此可以沒有什麼事了，不料外面又有人呼喊著說：『了不得！艙裏進水了。』

金累低頭一看，果然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自己的兩條腿已全浸在水裏，再看鄭達，也是這樣，那水却還在汨汨的流出着！不禁嚇得怪聲哭了起來。那拐匪聽得哭聲，一脚將艙門踢開，喝道：

「哭死哭活的幹嗎？老子真要給你累死！你再敢哭一哭，看你有幾條小命活！」

金累果然不敢再哭了，偷眼望前艙，水進來得更多，那船好像有一半浸在水裏一樣。

那拐匪雖然手忙腳亂的，把各種物件來填塞進水的缺口，却總沒有用處，填沒了一處，另一處水又冒了出來。再看窗外時，只見天空佈滿了黑的烏雲，雨點像黃豆似的不住向河面上打。河面非常廣闊，那船却擱在河中心，船裏又進了一半水，眼見得是無法攏岸的了。這真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便是那拐匪，到了這地步，也覺得束手無策。他望望船艙裏的水，又望望金累鄭達兩人，似乎還不肯死心，大聲向艙外那搖船的漢子問道：「難道真的沒有法子攏岸了嗎？」

那漢子好像正在設法使船攏岸，所以並不答覆。過了好一會，彷彿已經力盡了，纔歎息着說道：「沒法了！這隻船已有一半浸了水，連一動都不能動，現在只有一面填沒缺口，一面趕緊把艙裏的水舀乾，或者還可以想法。」

那拐匪聽了這樣說，果然又手忙腳亂的填塞起缺口來，一壁又叫過金累鄭達把兩隻碗分給他們，吩咐他們相幫着把船艙裏的水舀出去。這樣三方合作的忙亂了好半晌，仍舊是不中用，缺口既填不掉，船艙裏的水就無法舀乾，船也就不能轉動。那拐匪不由得

歎了一口氣向艙外那漢子說道：「這也許是我們作孽太多的報應，現在我們只有跟着這隻船一同沉下去了。」

忽然那漢子歡呼了起來，好像發現了什麼寶物似的，笑着說道：「好了，有救了，怪道這隻船浸了這許多水怎麼還不沉下去，原來這裏的水淺得很哩。」

那拐匪又驚又喜。「真的嗎？」

「我剛纔把竹篙伸進水裏去，觸着了河底，拔出來一看，還沒有三尺深哩。現在我們可以從水裏走上岸去。」

於是，那拐匪和那漢子，便把金累鄭達兩人背起來，一人背着一個，向河裏走去。這時，雨勢下得更猛了，空中還不時閃電響雷，景象非常可怕，河水也像天上的烏雲一樣，變成了黑色，隨着猛烈的風，起伏着高低的波浪。金累伏在那漢子的背上，兩手緊勾着那漢子的頭頸，不敢放鬆，惟恐一失手，便要跌到河裏去。同時又害怕着空中雷電的閃響和雨點的打擊，只得緊閉着眼睛不敢動彈。鄭達却不這樣，他伏在那拐匪的背上，心裏却在盤算

着，很想冷不防的用手扼住那拐匪的頸項，把他扼死；不過又恐扼死了他，自己將無法過河，只得勉強忍耐着，等第二次的機會。

這條河面非常廣闊，從攔船的地方走到岸上，有着很長的一段路，所以等他們上了岸，他們四個人身上的衣服，已全被雨打得透濕了。那拐匪和漢子，把金累鄭達兩人放下來，也不多說什麼，便冒着雨，投進附近的一個農家去，只說船破遭難。那農家只有父子兩人，見他們是遭難的人，很是憐憫，也不盤問來歷，連忙燒起一個爐子來，代他們烘衣服，又很殷勤的留他們到雨住了再走。那拐匪隨口謝了一聲，便又問那農人倆這裏是什麼地方？屬那一縣？離開縣城有多少路？向那一方面走？一一問清楚了，然後假說自己是個小本經營的生意人，那漢子是自己的兄弟，金累鄭達兩人是自己的兒子，這次運了貨物，想到蘇州去販賣，不料半路上就遭了難，貨物都隨着船沉沒了，只逃得性命。那農人倆信以為真，分外憐憫起他們的境遇來，一定要留他們住宿，並担任代他們去打撈沉沒的貨物，那拐匪也含糊的答應了。

鄭達站在旁邊，見那拐匪亂說，十分惱怒，很想把那拐匪的真相和自己的經歷，一齊說出來，不過他看那農人倆的相貌很是忠厚，恐怕縱使說出來了以後，他們也不能有什麼幫助，自己反要受那拐匪的毒手，只得勉強忍耐着，等候第三次的機會。

這天晚上，金累鄭達和那兩個拐匪在農家住了下來。六個人，恰巧睡了三張草鋪。金累和鄭達睡在一起，到了半夜裏，鄭達見所有的人都睡熟了，便悄悄的對金累道：「你身邊可還有粉筆頭剩着嗎？」

金累不明白他問這話的用意何在，便伸手到衣袋裏去一摸，果然摸到了幾段粉筆頭。原來他們在學校裏的時候，常和同學到路上去，用粉筆頭在水門汀階沿石上，劃着格線，做搬房子的遊戲，所以粉筆頭是常常有得存在身邊的。這時，金累把粉筆頭給了鄭達，却乘間向他說道：「你看，他們已都睡得爛熟的了，這正是一個逃走的好機會，我們何不瞞着他們偷跑了呢？」

鄭達微笑道：「這還用得着你說嗎？要是可以逃，我早已先對你商量了。就因為不容

易逃出去，所以只好另外用別的計策。你聽，外面的雨不是還下得很大嗎？況且又是半夜裏，外面墨黑黑的，我們又不認識路徑，就算能夠逃出去，在這樣的荒野裏，恐怕走到天亮，除了給雨打個半死以外，還在這附近一帶兜圈子哩！

金累想了一想，也覺得還是不逃出去的好，但他總不明白鄭達要粉筆頭做什麼用。他越想越覺疑惑，忍不住輕輕的向鄭達問了一聲。

鄭達搖頭道：『這個你可以不用管，你只要記住，世上不論什麼東西，都是有用的。』金累問不出原因來，只得作罷，不久就朦朦朧朧的睡了過去。等到他醒來時天已經大亮了。

第二天却是個非常晴朗的天氣，那拐匪謝過了農人倆，便預備帶同金累和鄭達出去。

金累和鄭達隨着那拐匪，向着城市所在走去。原來這地方，便是離開蘇州不遠的吳江。那拐匪本來想把他們拐帶到湖州去販賣的，不料船到中途就破了，只得把他們帶到

吳江來。昨天他們上岸的地方，原來離開城市很近，所以走了不一會，就已望見城牆了。鄭達隨着那拐匪進了城，走不上十幾步，忽然停住了脚不走，皺着眉頭，一連幾聲的喊起痛來。那拐匪很是詫異，忙問道：「什麼事？」

「我走不動了，脚痛得很呢！」鄭達假意苦着臉答道。

那拐匪本來因為鄭達有勇氣，十分喜歡他，這時見他這樣說，料想也是實情，小孩子實在是不能多走路的，因此便說道：「還是像昨天過河那樣讓我背着你走罷。」

於是，那拐匪，便把鄭達背了起來。鄭達却早已把一段粉筆頭握在手裏，等那拐匪把他背上身，便把粉筆頭在那拐匪所穿的黑廠布棉襖背上，寫了「拐子」兩個大字。起初，那粉筆頭還沒有乾，所以字跡很淡，過了一刻，便逐漸加濃起來，成了兩個又白又大的字了。鄭達見自己的計策已告成功，便又對那拐匪說道：

「現在我的脚已不痛，可以自己下來走了，請你放我下來罷。」

那拐匪並不疑心鄭達在捉弄他，果然把他放下來了。他們這樣走着，漸漸走到了熱

鬧的地方了。熱鬧的地方是川流不息的，常常有着行人來往，那些行人發見了那拐匪背上的「拐子」兩個大字，又見那拐匪手裏攜着兩個孩子，不住東張西望的，形跡可疑，相貌又不像是個善良之輩，便紛紛上前盤詰起來。那拐匪起初還編造着假話來回答，後來見盤詰的人愈來愈多，心裏便漸漸有些着慌。他還不知道已經着了鄭達的道兒，背上早已標出了他的履歷。正在疑惑着，怎麼今天來盤詰他的人會有這樣多哩。這時，恰好有一隊查街的巡警經過，見了這情形，便走進人叢中來詢問。鄭達覺得這是個大好的機會，不可錯過，連忙一五一十的把被拐的始末根由，對巡警們說了出來。那拐匪見勢不妙，正想捉個空隙，偷偷的逃走，却早被旁人扭住了，便是那帶領金累的那個同黨，也沒有漏網。鄭達見自己這條計策居然一些都不會有錯失，不費吹灰之力的，便把那兩個拐匪捉住了，好不歡喜。連忙向衆人和巡警道謝了一聲，就想帶同金累走出人叢去，不料却被巡警們阻住了。其中有一個巡警執住了他的手向他問道：

「你們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說明白了好送你們回去。」

鄭達很驕傲的答道：「我叫通臂猿鄭達，這是我的師弟摩雲金翅金累，我們都是當代的劍俠，一生專打抱不平，仗義行俠，剛纔捉住那拐匪就是我用的計策。」

那巡警再也想不到鄭達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以爲他是發瘋了，倒呆了一呆。就在這時候，人叢中忽然跑出了兩個人來，一把一個的，把兩人抱起。金累和鄭達向他們的面上一看，不禁大吃一驚。

那兩個人是誰呢？他們不是別人，就是金累和鄭達兩人的父親。

自從金累和鄭達出門以後，他們因愛子忽然失蹤，好不着急，接連到學校裏去查問了好幾次，都問不出一個頭緒來，有一次，金累的父親到學校裏去查問，恰好和鄭達的父親相遇在一起，兩人一談之下，金累的父親便把從前鄭達來訪金累，又一同出門的話說了一遍。鄭達的父親頭腦是比較清楚些，他覺得兩人同時失蹤，決不是偶然，一定是預先商量好了的，便要求金累的父親伴他一同到他店裏去。金累的父親也就答應了。他們到了店裏後，鄭達的父親看了看金累房裏的情形，便明白了一半。原來金累的書桌上堆滿

了的不是教科書籍，却是許多武俠小說和武俠連環圖畫，此外還有一個打碎了的撲滿和一本小學本國地圖，那地圖揭開一頁，恰好是江蘇省。於是，鄭達的父親便對金累的父亲說道：

「我想他們兩人一定是看這些武俠小說和連環圖畫入了迷，癡心妄想的也想做劍俠，一同出門修練去。」

金累的父亲智識雖然有限，但他喜歡看報，並且常常在報上看到那些無知的小孩出外訪師練劍的消息。這時，見了金累房裏的情形，更覺得事情是千真萬確的了，忍不住頓脚說道：「這便怎麼好呢！他們兩小孩子，一些事都不懂，就這樣一聲不響的跑了出去，不要上歹人的當嗎？」

鄭達的父亲只有搖頭歎氣，說不出話來。他們也無心再開店，無心再當書記了。金累的父亲關了店，鄭達的父亲辭了職務，一同結了伴，出去尋訪。這是出於鄭達父亲的計劃，他從那本小學本國地圖上得一條線索，知道他們兩人一定還在江蘇省裏。這江蘇省雖

然大，不過他們決不會是到窮鄉僻壤去，總在幾個熱鬧的都市裏，於是便主張先到蘇州去找尋。金累的父親本沒有什麼主意，覺得這樣辦也不錯，隨即答應了，他們一同坐着火車到蘇州去。車過崑山的時候，鄭達的父親偶然向車窗外一望，只見車站的待車室旁邊，有兩個小叫化子，席地而坐，正在那裏啃大餅，其中有一個，模樣很像他的兒子，忍不住在金累父親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說道：『你瞧那兩個小叫化子裏面的一個很像我的兒子哩。』

金累的父親回頭一看，也發覺了其中的一個模樣很像他的兒子，另一個很像鄭達，他以爲鄭達的父親是曾經看見過金累的，連忙答應道：『不錯，兩個小叫化子，都有些像我們的兒子哩。』

他們因爲那兩個小叫化子的面貌都很像他們的兒子，不禁動了憐憫心，便每人取出一個銅元來，遠遠的擲到那兩個小叫化子身邊去。不料那兩個小叫化子果然是金累和鄭達，大家竟當面錯過了。

金累和鄭達的父親在蘇州尋找了他們的兒子三天，沒有找到；又到無錫去找尋了四天，也沒找到；又到鎮江去尋找了五天，還是沒有找到；最後到南京去尋找了六天，益發沒有影蹤了。

這時金累和鄭達，正隨着那香伙在廟裏練習武藝，人並不在外面，怎麼能夠找尋到呢？他們的父親見南京不能找到他們，更沒有別的地方可找了，便垂頭喪氣的想仍舊搭車回上海去。這時，鄭達的父親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對金累的父親說道：

「蘇州離吳江很近，何不到吳江去走一遭呢！」

鄭達的父親聽了，既然各處都尋找不到，不妨就到吳江去碰碰運氣，好在蘇州離開吳江很近，有小輪直達，去一趟也要不了一天功夫。所以，他們商量了一會，便決定到吳江去尋找，當天就動身，却比金累和鄭達兩人先到了一天。第一天沒有尋到蹤影，第二天又到熱鬧地方去尋找，恰好便和金累鄭達兩人碰在一起，他們實在喜歡極了，來不及多說什麼，一把一個的就把兩人抱了起來。

那些巡警和路人，見忽然闖進兩個漠不相關的人來，把金累和鄭達抱起，很是詫異，還以爲他們是那拐匪的同黨，要想上前來捕捉。直到金累和鄭達對他們都喊起了一「父親！他們又把出來尋找的前後情形詳細說了一遍。那些人纔知道他們和金累鄭達確實是父子，不禁對他們遇合的湊巧稱奇起來。其中有一個巡警，便叫他們到公安局裏去具結，填明了姓名住址籍貫職業，纔讓他們把金累鄭達帶領了去。

金累和鄭達的父親所以到吳江來，作萬一的希望而已，並不以爲一定可以尋到，不料機緣湊巧，居然給他們尋着了，真是喜出望外。因爲歡喜，甚至連責怪都不想責怪他們了。直到坐了小火輪回蘇州去的路上，鄭達的父親纔覺得兒子的行爲太是荒謬，忍不住責他道：

「你怎麼竟相信武俠小說書上的話來了呢？那些小說書都是無聊文人們腦海裏想出來的東西，並沒有真事實物，怎麼可以相信它。現在你出門已有一個多月了，總可以覺得這世上沒有什麼劍俠了罷？」

金累的父親見鄭達的父親呵責他的兒子，便也向金累呵責起來。他們滿以爲金累鄭達在外吃了一個多月苦，聽了這話可以醒悟過來了。不料他們只微笑了一笑，反而抗聲說道：

「誰說這世上沒有劍俠？我們便曾遇着一個劍仙，並且還會跟隨着他學成了一身本領呢。」

金累和鄭達的父親見他們這樣說，很出意外，便要他們說出學藝的經過來。於是，鄭達便很得意的搶先說了：怎樣扮成了小叫化子出發，怎樣因爲貪走路錯過宿店，怎樣在破廟裏遇見劍仙，週身都能發出火來，怎樣拜他做師父，在菜園裏學成了本領，纔出來行俠仗義，這些情節，細細說了一遍，更加上金累在旁鼓吹着，分外繪聲繪色的說得十分動人。金累和鄭達的父親聽了，十分奇怪，便問他們那破廟在什麼地方，他們却說不出一個確實的地名，只說大概是在崑山附近。金累和鄭達的父親兩人商量之下，覺得這事情很有不能索解的地方，便決定到崑山去，看他們的師傅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一來解釋自己

的疑團，二來也可以叫他們明白，免得再鬧出一回失蹤的事來。

這天他們回到蘇州，因為時候已經晚了，便在蘇州耽擱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就起身到崑山去，在崑山附近的一站下車。金累和鄭達是熟路，便把他們的父親引到破廟裏來。這時那香伙正坐在廟門口曬太陽，看水滸傳，偶然一抬頭看見金累和鄭達帶兩個中年人來，不禁吃了一驚，急忙想躲避，那裏來得及，金累和鄭達早叫着師傅，拜了下去，他們的父親也上前拱起手來。那香伙非常惶恐，只得發抖地立在一旁把實情說了。怎樣因為深夜獨坐無聊，放燄火消遣，把他們引了進來，一定要拜師，怎樣恐怕他們上歹人的當，把他們收留下來，用桃木寶劍教他們武藝，後來又怎樣哄騙他們出廟。還怕他們不相信，特地對着他們，把燄火試放了一遍，又帶他們去看那把千手觀音手裏的桃木寶劍，說這就是從前傳授武藝時用的，最後纔對他們父親道歉。金累和鄭達的父親倒並不怪他，而且非常感激他收留金累和鄭達的一片好心，又知道他們曾用了他五元錢，便取出來還了他，纔帶了金累和鄭達出廟去。

在路上金累和鄭達的父親，忍不住都笑着向他們的兒子問道：『你們現在可相信這世界上沒有劍俠了嗎？』

金累和鄭達同聲答道：『是的，相信了，這世上沒有劍俠，拐子却多得很呢。』

小貓兒

「妙妙！」小貓兒叫着。

這是一隻生了不過三個月的小貓，雖然出世不過三個月，然而已經非常活潑可愛了。牠的毛片大半是白色的，額頭上有些黑，身上有些黃。牠的眼珠是淡紫色的，非常有趣。你們只要看牠躺在地上，突地把頭一搖，耳朵一彈，四腳畢直的站起來，弓着背，伸了個懶腰，長長的舌頭往外面一吊，就會覺得牠是多麼玲瓏可愛的一隻小貓了。

第一個月，小貓兒躺在娘懷裏，吃奶；吃飽了覺得開心，便叫兩聲，「妙妙！」沒頭沒腦的四處亂走。第二個月，小貓兒不吃奶了，牠只坐着發呆，不知道這世上為什麼有這許多使牠發呆的東西。現在是第三個月，小貓兒不發呆了，牠在練習跳高。噓！說到跳高，牠就在跳了。一二三！牠已經跳上椅子了。四五六！牠已經跳到桌子上了。

桌上擺着一碗牛奶，小貓兒就爲聞着這牛奶的香氣，纔跳到桌上來的。牠經多時不吃奶了，這時看見了，就不由得想：「這東西的滋味一定不錯，且讓我來嚐一嚐看罷。」於是，牠開始把半個頭低進碗裏去。

可是牛奶却似乎在生氣，或者是不願意先讓貓來吃，牠竟放出一股熱氣，把小貓兒的鼻頭都熏痛了。小貓兒不禁怔了一怔，就在牛奶旁邊坐下來，對牛奶看了許久。心裏想：「牠爲什麼要這樣生氣呢？也許不知道我是小貓兒嗎？不過我總要叫牠看看我的榜樣，我們小貓兒是從來不會生氣的。於是牠繼續把頭望碗裏一低，可是又給熏回來了。這回小貓兒似乎下了決心：「我倘若是隻貓，我就不要吃這樣熱的牛奶。」牠於是搖搖頭，連叫了兩聲「不要！不要！」跳下桌來走了開去。

你們不要聽錯，小貓兒叫起「不要！」來，是和叫「妙」差不多的。倘若你們以爲牠是叫的「妙」，那麼牠爲什麼不吃這碗牛奶呢？

現在，小貓兒走到外面來了。外面太陽晒着庭心，非常熱。小貓兒不敢走過去，就在階

沿石上躺了下來。這時牠忽然想起了娘，娘已經多時不看見，不知走到那裏去了。牠忍不住連叫了兩聲：「娘乎！娘乎！」

娘沒有叫到，小貓兒却又覺得有些困倦起來了。於是，牠閉上眼睛，一壁肚裏咕嚕咕嚕的唸佛。忽然，屋頂上傳來一陣啁啾的響聲，小貓兒忍不住抬起頭來一看。噓！好有趣啊！一隻三寸長的小鳥兒，在上面一跳一跳的。小貓兒不知道這是個什麼東西，不過看牠跳得這樣起勁，就不禁有些羨慕起來：「幾時我也得到上面去跳跳纔好呢，這上面一定是非常好玩的。」

正在這樣想着，小鳥兒忽然飛下來了，這倒使小貓兒嚇了一跳。「噓！牠還會飛呢。」小貓兒想。牠開始把下巴貼着前爪，預備冷不防的撲過去把牠捉來，問問牠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可是小鳥兒也乖，牠儘在前面跳着，跳着，一些都不接近過來。小貓兒沒法想，只有呆呆看着，漸漸眼睛都被小鳥兒跳得昏花起來，不知不覺的竟睡着了。

糊裏糊塗的，小貓兒忽然看見小鳥兒跳到了面前來，不禁滿心歡喜。想要捉住牠，又

覺得有些不該；對牠看了許久，忍不住說道：「你唱歌唱得很好聽，就是跳舞也跳得很不錯。」

小鳥兒得了誇獎，非常開心，也說道：「這算不得什麼，我家裏人都會這樣唱這樣跳的，你也會嗎？」

「不，我就不會這個。我有四隻腳，跳起來很難看。至於唱歌，更不行了，我只會唱兩聲妙妙。」小貓兒很知道牠自己的缺點，歎氣似的說。

小鳥兒似乎有些悲憫了，牠竟想不到這樣一隻好看的小貓兒，連一些都不會，於是，便問道：「你可也有什麼別的能夠嗎？」

「沒有，一些沒有，你大概還不知道，我不過是一隻生了只有三個月的小貓兒哩！」
「可是我比你還要生得小，我只有一個月，就這樣會唱會跳了。而且，還會——還會飛呢。」

小貓兒很懊惱，覺得自己不如這隻一個月的小鳥兒，是件非常可羞的事。一會，牠忽

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呢？」

「啾啾！小雀兒。你呢？」

「妙妙！小貓兒。」小貓兒垂頭喪氣的想，覺得這「妙妙」沒有「啾啾」的好聽。歇了許久，小雀兒忽然揚了揚牠的翅膀，很驕傲地問道：「你可也會飛嗎？」

小貓兒歎了口氣，說道：「我沒有翅膀，怎麼會飛呢！」

小雀兒點點頭，同情地說道：「不會飛實在苦惱。我是常常飛到上面去的。喝！上面多好玩哇！藍的天，綠的樹，都好像在我面前一樣。」

小貓兒咽了口涎沫，很羨慕的說道：「可惜我沒有一對翅膀，不然也會飛了。」

「你也想飛嗎？」小雀兒說：「那是很容易的，我可以代你製造那一對翅膀。」

「真的嗎？」小貓兒歡喜得說不出話來了，不知不覺豎起兩條前腿來。

小雀兒飛了開去。不久，啣了兩根草來，放上小貓兒身上，喝了聲「飛。」噓！好奇怪啊！小貓兒立刻覺得背上生出一對翅膀來，而且漸漸的，被這一對翅膀，把牠的身體送到半

空中去了。

「妙乎！妙乎！」小貓兒快活地叫道。覺得牠是一隻比衆不同的小貓兒了。可是，立刻牠又不禁有些憂愁起來，因為翅膀雖把牠送到半空中，牠却不知道怎樣飛。於是牠忙叫住前面飛着的小雀兒道：「不好了！我不會飛呢！我恐怕要落下來。」

「不要緊，我來教你。」小雀兒說道。牠用教導的樣子在小貓兒面前飛了幾飛，一壁口中輕輕的唱着：「飛，飛，飛，飛，飛，飛。這個樣子飛飛，飛飛。慢慢兒飛，這邊飛來，那邊飛去，飛，飛。」

小貓兒照着這樣子飛了幾飛，果然也會飛了。因此牠非常開心。不過心裏還有些不滿足，因為牠飛得還不很高。於是牠又叫住前面飛着的小雀兒道：「我還想飛高些，飛上去些呢。」

小雀兒不回頭，隨口唱道：「要上去就要把頭抬。」

小貓兒把頭一抬，果然飛上去了。因此牠非常快活。但不久，小雀兒轉灣了，小貓兒不

會轉灣，不由得有些慌急起來。於是忙又叫住前面飛着的小雀兒道：「不好了！我不會轉灣呢！」

小雀兒不回頭，隨口唱道：『要轉灣尾巴擺一擺。』

小貓兒把尾巴一擺，果然就轉灣了。因此牠非常歡喜。連叫了兩聲：『妙乎！妙乎！』

可是不妙的事也就跟着來了，不知那裏飛來了幾個小蟲兒，儘在小貓兒頭上耳朵上爬來爬去。小貓兒急忙舉起前爪來趕着，但總趕不掉。想叫小雀兒，小雀兒又不知飛到那裏去了。心裏一慌，便身不由主的斜着落了下來。

落下來，落下來，一直落到地上，小貓兒的心膽都嚇碎了。張開眼來一看，却原來是一場夢。眼前沒有小雀兒，身上也沒有翅膀，只有幾個蒼蠅在頭上爬來爬去，大概這就是夢裏的小蟲兒了吧。

小貓兒把兩隻前爪按着地，打了個呵欠，覺得頭上的蒼蠅很可惡。恰好有一個飛到了地上，便撲上去捉住，低下頭來吃了。雖然不知道這是個什麼東西，但却覺得很好吃。因

此，牠舔了舔嘴唇，舉起一隻前爪來洗洗面，心裏不由得想：「這東西的滋味倒很不壞，我一定要多捉兩隻來吃吃。」

田園裏的談話

星期日的那天，明兒、雲兒、芳兒三個，隨着姨父到園子裏去。三個孩子一進了園，便都跑到左邊去，批評着那些花，有的說這朵好看，有的說那朵美麗。但姨父却皺着眉頭，把他們阻止了。他從亭旁取了把鐵鍬，領他們到右邊去，隨手指着地下一莖狹長的像十字一樣的菜葉，問他們說：「這是什麼？」

三個孩子全呆住了，他們面面相覷的說不出話來。這是什麼呢？青菜嗎？不對！青菜的葉沒有這麼闊。芥菜嗎？雖然模樣兒有些相像，但葉片却不是這麼狹長形的。他們偏着頭想了好一會，總是想不出。還是明兒有些急智，他籠統地答道：「這是一棵菜。」

姨父忍不住笑了，一棵菜誰不知道呢，還用得着你說嗎？我要問你們的，這到底是什麼菜？」

三個孩子低着頭不說話。姨父却動手向菜葉附着地方的泥土裏掘了。這一掘下去，便有一件東西隨着鐵鍬出了土。明兒眼快，第一個歡呼了起來：『好一根肥白的蘿蔔呀！』雲兒和芳兒也怪聲喊道：『想不到這菜葉下面，竟會藏着這麼長的一根蘿蔔呢。』姨父連忙矯正他們說：『这不叫蘿蔔，應該叫做萊菔纔對。』說着，他便把地上的萊菔拾起來，和他們一同走到茅亭裏去。

芳兒年紀最輕，好奇心也比他的兩個哥哥大，還沒走進茅亭，便向姨父問道：『怎麼這萊菔會鑽到地底下去的呢？』

姨父笑着拍拍他的頭說：『傻孩子，這原來是根呀。有許多植物的根，是埋藏在地底下的，單從外面葉子上看決計看不出來。牠們利用葉子，吸收外界的養料，再由葉子把養料製成食物，貯藏在根裏，所以牠們的根部都非常肥大，而我們也就因牠們的肥大，得到充分的滋養。』

明兒雲兒芳兒同聲說道：『哦！原來是這樣的。』他們都非常高興，因為又多得一種

智識了，而且，這智識不是死的書本上所能得到的。

過了一會，姨父又笑着說道：『今天機會很好，難得你們一同到來，我新近買了不少糖菓書籍，現在就把牠們作獎品，你們把那些和這萊菔一樣的把根埋在地底下的植物說出來，說得對的便得獎。你們可贊成嗎？』

雲兒的心思很靈敏，他的小眼珠兒在萊菔上打了個盤旋，便已有了計策，忙對姨父說道：『黃蘿蔔的根，不是也埋藏在地下的嗎？』

芳兒給他引起了記憶，也搶着說道：『紅蘿蔔的根，不是也是埋藏在地下的嗎？』

姨父笑着把兩包糖菓分給他們。『你們說得對，這兩種植物的根，都是埋藏在地下的，不過你們都把名稱說錯了，說的都是俗名。這錯誤，正和把萊菔稱做蘿蔔一樣。實在，黃蘿蔔應該稱做胡蘿蔔，紅蘿蔔應該稱做蕪菁。』

明兒在一旁，見他的兩個弟弟都得了獎品，不禁又是着急，又是羨慕。他用心想了好一會，纔勉強想出一個來道：『百合的根，好像也是埋藏在地底下的。』

姨父皺皺眉頭，給了他一冊小學生，說道：「你只答對了一半，還有一半是錯誤的，所以獎給你一冊小學生，好使你從這裏面多得一些智識。至於你這答錯了的地方，等大家答完了，我再和你細說。」

因為明兒答了「百合」，於是雲兒和芳兒也想起了許多。雲兒先答「葱」，芳兒搶着答「大蒜」，明兒又答「荸薺」，雲兒也答「藕」，芳兒又答「山芋」。姨父皺眉笑着，每一個回答，都獎給他們一冊小學生，不說什麼話。

一會兒，大家似乎都已搜索得沒有了，雖然仍舊偏了頭想着，却再也想不出什麼來。忽然芳兒喃喃地說道：「我家裏吃的大頭菜，它的根不知可也是埋在地下的嗎？」

姨父歡喜得連連拍着他的頭，並且給他兩包糖說道：「好孩子，不錯，牠的根是埋在地下的。」

明兒不服道：「我答了百合和荸薺，只得到兩本小學生，他只答了一個大頭菜，便得了兩包糖菓，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難道因為他年紀小，有心多給他嗎？」

姨父笑道：『我的給獎是大公無私的。你要知道，我所以獎給他糖菓，是因為他答的是根，答得對，你却把莖混纏到根上去，答錯了一半，所以只把書獎你，不獎你糖菓了。』

明兒詫異道：『一樣是埋藏地下的東西，難道還有根和莖的分別嗎？』

姨父很正經的答道：『怎麼沒有，不但有根和莖的分別，而且根和莖，還因着牠們形狀的不同，各自分別出許多種類呢。』

雲兒好奇地問道：『這種類是怎麼的？姨父可能說出來嗎？』

姨父笑道：『好！我就和你們說。現在，先來說根；比方，這萊菔的根，好像圓柱一樣，便叫做圓柱根。還有，胡蘿蔔根是上圓下尖的，像一柄圓錐，便叫做圓錐根。至於蕪菁的根，圓圓的，好像一個球，着叫做球根。這些都是埋藏在地下的根。同樣地，埋藏在地下的還有許多莖，牠們的通名叫地下莖，種類也是因着形狀而分別的。像百合，牠的莖是一片一片的，和魚鱗一樣，所以牠便叫做鱗莖。又像葱和荸薺，牠們的莖都是圓的，便叫球莖，藕的莖和根差不多，便叫根莖。山芋的莖是塊形的，便叫塊莖。這些地下莖，粗看起來，和根相同，所以很

有許多人，把牠們混纏做根，其實牠們的本身，正和樹木的幹一樣，不過樹木的幹是明顯地露出在外面的而牠們則深藏在地下罷了。對於這一點，你們一定要常常留心，不要給牠們瞞過。』

明兒雲兒芳兒坐在石櫓上，瞪着小眼珠兒，聽得出神了。他們再也想不到這些常見的東西裏面，竟會有這麼大的分別，而且還蘊藏有這麼多的智識。過了一會，明兒忍不住說道：「姨父你再和我們說一些別的好嗎？這真是有趣極了！」

姨父搖頭道：「今天不能了，你們看，天不是已在暗下來了嗎，如果你們願意，以後每逢星期日，可以到我這裏來，我當領你們到自然界裏去受活的教育。你們要知道，整個自然界，好像一座大課堂一樣，每一棵樹，每一枝花，都是一本書，可以教給你們許多死的書本上所不能有的智識。」

於是，明兒雲兒芳兒，三個孩子，便歡天喜地的都捧着獎品走了。

櫥窗裏的洋囡囡

在一家大百貨公司的玻璃櫥窗裏，居中的地位上，坐着一個大洋囡囡，這是一個很和氣而又很快樂的洋囡囡，不論那個人見了，都會愛他，特別是那些小孩子們；因為他常常對着他們笑，並且向他們伸張着兩手，很像表示歡迎似的。

然而，現在，雖是春天，天氣有時候像冬天一般冷，洋囡囡的身上是一件衣服都沒有，很難抵禦那種強烈的寒氣。因此，他忍不住常常『噯喲』『噯喲』的裹着冷，並且不時輕輕的抖動着他的身體，不過因為他是一個洋囡囡，所以他的聲音人們是聽不見的，同時也看不出他抖動的情形。

有一天晚上，已是黃昏時候了，一般店家都已拉上了鐵門，櫥窗裏，只有一隻淡黃的小電燈亮着，勉強能夠辨識得出事物。洋囡囡仍舊坐在他原來的地位上，伸張着兩手，很

和氣而又很快樂地笑望着外面。但他的內心，却覺得非常的痛苦，因為外面的景況很是淒涼，尤其是那一陣陣吹撲到玻璃窗上來的寒風，雖然隔着一層玻璃，使他也冷得難熬，他的手指已經完全凍得僵硬了。他忍不住轉過身來，向着在他後面的一個穿着很厚的絨衣的蠟美人，訴苦地說道：

「噯喲！好冷啊！這樣冷的天，像我這麼赤條條地一絲不掛的坐着，真是很不容易的。我很懊悔不該到這地方來，記得從前沒有到這里來以前，我是多麼開心啊！那時候，我是躺在一隻和我的身體差不多長短的匣子裏面，四圍還鋪着輕鬆的木棉，溫溫的，暖暖的，好不有趣，真想不到現在會在這里受這種苦難。不過這也不必去說他了，好小姐，我看見你所穿的絨衣很厚，想必裏面一定非常溫暖，不知你可肯可憐我一下，讓我到你絨衣裏面來睡一下覺嗎？」

那穿着絨衣的蠟美人，帶着一稱慈愛的笑容，向他說道：「親愛的洋囡囡，我很可憐你的境遇，並且也是很同情你的。不過我勸你還是暫時忍耐一下罷，寒冷就要過去了，那

溫和的可愛的天氣已在準備到來，到那時你便會不再覺着寒冷了。至於你所要求我的事，那我只好請你原諒，因為我並不像你一樣，能夠自由轉動你的手脚，我的手脚是被雕琢成功的，連動一動都不能夠呢！」

但洋囡囡却誤會了，他並不知道這是一種實情，只以為那穿絨衣的蠟美人是有人在欺騙他，不肯援救他，心裏很是憤恨，暗想：「這真是個嬌貴的女性，她連手都懶得動一動呢，虧她還滿口說着什麼同情同情，我真不知道她這同情值多少錢一斤！」他賭氣不願意再去理她，仍舊回過身來，但寒氣包圍到他身上來却更為猛烈了，他無可奈何地轉動着他的眼睛，向四周望着，希望能尋到一件可以禦寒的東西，結果却是什麼都沒有尋到。這因為四周的東西雖然多，却都是些雜物，並沒有可以禦寒的。最後，他的眼光望到上面了，上面有許多花花綠綠的手帕釘着；這些手帕，看過去雖似很薄，然而有他們蓋在身上，總比什麼都沒有的赤裸着好些，於是他便又想去向手帕請求了。不過因為上次碰了一個釘子，增加了一個經驗，知道這樣直截了當的開口是不妥當的，便換了一種宛轉的

口吻，向手帕說道：

「呵！手帕姊姊，你是多麼的美麗啊！我是愛慕你到極點了！要是你能夠飛到我身上來，那我真不知要怎樣歡迎你而且感謝你呢。」

手帕早已聽見了洋囡囡對那穿絨衣的蠟美人所說的話，知道他的用心，不過他也有幾分可憐他，便說道：

「洋囡囡弟弟，我也是很愛慕你的，並且很願意飛到你身上來。不過我也有我爲難的地方，你看，在我的身上不是有一顆釘子釘着嗎？這一顆釘子，不但使我不能自由行動，還使我非常痛苦。要是你有這個力量，能夠代我把釘子拔下，那我一定很高興的飛到你身上來，可是，我看你的身體太矮小了，手臂又這樣短，只怕不見得能夠撈到我罷。」

洋囡囡聽了手帕的話，便自告奮勇的從他坐的地位上立起來，要代手帕解除這一重痛苦。但他的缺點立刻便暴露出來了，正如手帕所說的那樣，他的身體太矮小了，手臂又短，試了幾試，竟始終撞不着手帕的身體，這使他很覺得懊喪，他不禁埋怨着手帕道：

「怎麼你站得這樣高呢，要是能夠低一些不就好了嗎？」

手帕笑道：「是嗎？我原說你的力量夠不上的。現在，只好請你原諒，我不能飛到你身上來了。」

洋囡囡很慚愧的仍舊坐下，他的面上紅一陣白一陣的，非常好看。但外面的寒風却一陣一陣的吹得更嚴緊了，這使他忍不住重又抖動着身子，囁着：「噫！好冷啊！」

這時，忽然有一陣吃吃的笑聲，傳到洋囡囡耳裏來，洋囡囡留心向下一看，知道這聲音是從一隻鉛質香烟盒口裏發出來的。在這鉛質香煙盒的旁邊，還有一隻真皮鈔票夾，他們倆是一對很要好的朋友。現在鉛質香烟盒一壁笑着，一壁向真皮鈔票夾說道：

「如若一切都能夠聽憑我自由的話，那我情願做一隻聰明的香烟盒，不情願做一個愚蠢的洋囡囡，實在我覺得，這世上的東西，再沒比有洋囡囡還要愚蠢的了。你看，在他的眼前不是就擺着一個機會嗎？他是有着兩隻手的，只要他能把他面前的玻璃櫥窗打開，偷偷的跑出去，那麼人們見了他，一定會把他收留起來，給衣服他穿。但他偏不這樣

做，反去希望着那不能辦到的事，這，不是愚蠢極了嗎？」

「是的，真是愚蠢極了。」真皮鈔票夾附和着說。

洋囡囡的心中倏地一動，他覺得鉛質香煙盒的話倒也不錯，並且很有實行的可能，於是，他的幻想便展開來了：怎樣把那玻璃櫥窗打開，怎樣從那缺口裏偷跑出去，怎樣被人們收留了起來，怎樣給衣服他穿。這些幻象，一幕幕的呈現在他眼前，使他的內心充滿了快樂，連身上都不覺着冷了。他喜孜孜的舉起拳頭來，向着那窗上的玻璃打去。

「噹」的一聲，玻璃沒有被打開，洋囡囡的手反被玻璃碰痛了，他忍不住抱着手，怪叫了起來。

「噯啲！好痛啊！噯啲！好痛啊！」

「哈哈！哈哈！」鉛質香煙盒和真皮票鈔夾一齊這樣嘩笑着。

洋囡囡知道自己受了欺騙，忍不住恨恨的向鉛質香煙盒罵道：「你這不要臉的流氓，想出這種壞心腸的主意來，看你將來會有沒有好報應。」

「什麼，你敢罵我嗎？」鋁質香烟盒怒喊道：「誰是不要臉的？我倒要請問你，像你這樣一件衣服都不穿的，難道倒是要臉的嗎？哼！你纔真是個不要臉的東西呢！」

「哼！你纔真是個不要臉的東西呢！一件衣服都不穿的。」真皮鈔票夾也附和着說。洋囡囡很想回罵兩句，但看看他們是有兩個，自己却只有孤單單的一個人，明知鬥不過他們，便也不再響了。他又是氣惱，又是痛苦，這一個小小的櫥窗以內所有的東西，差不多都是敵視着他的，欺侮着他的，竟沒有一個肯幫助他一下。他開始感到一種孤獨的悲哀，一陣心酸，忍不住把雙手掩住了眼睛，「嗚嗚」的哭泣了起來。

這時，有一樣東西，似乎有些看不過去了，他叫着洋囡囡道：

「喂！親愛的洋囡囡，你爲什麼不來請求我的幫助呢？」

洋囡囡揩乾了眼淚，抬頭一看，認識這叫他的是一根懸空掛着的司的克，他不禁懷疑地問道：

「司的克先生，你怎樣幫助我呢？你不是只能幫助着人們走路嗎？可是我現在却並

不需要走路喇。」

西？司的克笑道：「這個你且不要去管他，現在我先問你，那在你下面舖着的是什麼東西？」

洋囡囡看了一看說：「那是一條絨氈。」

「你看，睡在這上面可溫暖嗎？你想不想睡到他身上去呢？」司的克問。

「我看一定是很溫暖的，我很想睡到他身上去。」洋囡囡轉悲爲喜的說道，他現在有幾分明白司的克的意思了，「不過，這也有一些爲難的地方。你要知道，我們洋囡囡都是不善於跳遠的，要叫我跳躍到上面去，這却是辦不到的事。」

「那就需要我的幫助了。」這樣說着，司的克便開始前後盪動了起來。他把他的末梢輕輕向着洋囡囡的身上一掃，「搭」的一聲，便把洋囡囡掃下他原來坐的地位去了。

洋囡囡纔覺着一陣頭暈目眩，身子便已落到了那溫暖輕柔的絨氈上面，這上面真是適意，簡直比從前躺在那木棉匣子裏還要適意得多。他忍不住含着謝意的微笑向司

的克說道：

「多謝你，司的克先生，只有你纔是一位肯幫助我的熱心腸的朋友。」

那最後的一隻淡黃的小電燈也熄了。在這小小的玻璃櫥窗裏面，到處都充滿着一種和平安靜的空氣。洋囡囡已甜蜜地熟睡在那溫暖輕柔的絨氈上面，其他的一切東西，也都各自閉上了眼睛，誰都彷彿忘記了一刻鐘前在這櫥窗內所發生的一番風波似的。

啲啲乎小姐

貓老爺模模糊糊和貓太太妙妙乎結婚了。他們同居了十個月，便生下一個女孩子來。這女孩子，就是啲啲乎貓小姐。

啲啲乎小姐有一種很壞的脾氣，喜歡說大話。自己說得天上少有，地下無雙，好像世界上只有她自己似的。有一次，鄰居咪咪鳴太太，來訪問妙妙乎太太，談話中間，偶然提到老虎的厲害，恰好啲啲乎小姐也在旁邊，聽了很生氣，忍不住冷笑了一聲道：

「這算得什麼？不要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你不曾聽得人家說過嗎？」啲啲乎！皮老虎！我比老虎還多一件皮衣服哩，老虎怎麼能及得上我的厲害？」

可是，啲啲乎小姐的能力，實在有限得很。每次，當妙妙乎太太叫她去做一件事的時候，她嘴裏總是說：「這算得什麼！」身子却不肯動。有時縱使去做了，也總做得不大對，或

者全部都做錯。模模糊糊老爺是不管事的妙妙乎太太實在爲她有急死了。

有一天，妙妙乎太太到廚下去做菜，醬油、蔴油、醋都用完了，她自己不能走開，只得把啲啲乎小姐喊了來，向她說道：

『我現在給你九個銅元，去把醬油、蔴油、醋買了來。四個銅元買醬油，裝在大瓶裏面；三個銅元買蔴油，裝在中瓶裏面；兩個銅元買醋，裝在小瓶裏面；好好的記着，不要弄錯了。知道嗎？』

啲啲乎小姐接過瓶和錢來，漫不經心的答道：『這算得什麼？你放心，包你不會弄錯的。』

於是，她便搖搖擺擺的大模大樣地出去了。妙妙乎太太總有些不放心，恐怕她仍舊把事情做錯。好不容易等她回來了，連忙把她手裏的瓶接了過來。仔細看時，差點兒把肚皮氣破。只見那小瓶裏裝了滿滿的醬油，中瓶裏裝了大半瓶的醋，大瓶裏却裝了小半瓶的蔴油。

「你是怎樣買的？」妙妙乎太太忍不住厲聲向啲啲乎小姐問了。

「四個銅元買醬油，裝在小瓶裏面；三個銅元買醋，裝在中瓶裏面；兩個銅元買蔴油，油在大瓶裏面。這不是你自己對我說的嗎？」

妙妙乎太太氣得說不出話來了，只把她扯到模模糊糊老爺面前，將她做錯的事說了一遍，一壁不住用手揉着胸脯。

模模糊糊老爺却皺着眉頭說道：「媽媽虎虎，算了罷。這一些小事，怪她做什麼。」

妙妙乎太太却搖頭道：「不行，要是她再這樣下去，將來一定只會吃現成飯，不會做事的。我想今天晚上同她去捉幾隻老鼠，讓她見識見識，你說怎樣？」

「也好！」模模糊糊老爺說了這一聲，便閉着眼，肚子裏唸起佛來了。

當天晚上，妙妙乎太太便和啲啲乎小姐一同出外去捉老鼠，他們在黑暗中伏了許多時候，連透氣都不敢透，妙妙乎太太到底還是愛他女兒的，她忍不住低聲問啲啲乎小姐道：「你不怕嗎？」

「這算得什麼！」啲啲乎小姐很驕傲的答道。

就在這時候，角落裏忽然發出了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妙妙乎太太知道那里一定有老鼠在活動了，連忙把身體去碰了碰啲啲乎小姐，叫她留心。

不料她竟碰了個空，啲啲乎小姐不知什麼時候偷偷地溜跑了。妙妙乎太太這一驚非同小可，連老鼠都無心再捉，連忙四處去尋找她的女兒。找了許久，纔從牆腳下的一個洞裏找着。啲啲乎小姐正在發着抖哩。

「你怎麼竟躲在這裡？」妙妙乎太太真有些詫異了。

「沒有什麼。」啲啲乎小姐勉強掩飾着：「我覺得那邊太黑太氣悶了，所以到這裡來換換空氣。」

「嘿！換換空氣？話倒說得好聽。像這麼又狹又小的牆腳洞裏，不是更黑更氣悶嗎？」啲啲乎小姐沒有再說的了。妙妙乎太太氣得不住的揉着胸脯。

第二天，正當大家心裏都不愉快的時候，恰好有人來下了一張請帖。模模糊糊老爺接

過來一看，原來是他的堂房兄弟迷迷糊發來的，說他將要和一位名叫娘娘乎女士結婚了。他非常高興的把這消息告訴了妙妙乎太太。妙妙乎太太也很快活。當下便收拾收拾，留下啲啲乎小姐在家裏守門，一同去吃喜酒臨走的時候，妙妙乎太太還有些不放心，便向啲啲乎小姐問道：『你可真能把門戶看守好嗎？』

『這算得什麼！』啲啲乎小姐毫不在意地答道：『你們請放心，我一定看守得好好的。』

於是，模模糊糊老爺和妙妙乎太太便放心一同出門去了。他們在迷迷糊家裏吃了一整天的酒，直到半夜裏纔回家來。一看家裏的情形，不禁大吃一驚。只見啲啲乎小姐縮着頭，蜷伏做一團；屋子裏的物件，東倒西歪的，不成一個模樣，有許多貯藏好的食物，一起都不見了。

『怎麼會這樣的？』妙妙乎太太怒氣沖沖地問啲啲乎小姐。

啲啲乎小姐站起身來，伸了個懶腰，吐一吐舌頭說道：『嚇！了不得！今天晚上來了兩

個小妖怪。據他們自己說：一個叫頂刮刮，一個叫嘴尖尖。他們起初似乎有些怕我，不敢走近我身邊來；後來見我不理會他們，膽子便大了，在屋子裏翻江倒海地擾亂着，看見東西就咬，看見食物就拖。我因為不知道他們是誰，更不知道他們是從那里來的，恐怕吃眼前虧，不敢去惹他們，只好任他們搗亂了。」

模模糊糊老爺皺了皺眉頭道：「你且說說這兩個妖怪是怎麼模樣的？」

「喝！說起來真可怕！這兩個妖怪有兩顆小小的眼珠，一張尖尖的嘴，一條長長的尾巴，跑起路來非常快，連我都趕不上他們。」

模模糊糊老爺搔搔頭，向妙妙乎太太說道：「想不到真有這麼兩個妖怪，我看你還是媽媽虎虎的不要怪喲喲乎罷。只要她不受驚嚇，已經是很運氣了。」

妙妙乎太太吐了模模糊糊老爺一臉涎沫，罵道：「你這老糊塗，真是脂油蒙了心了！你當我不知道嗎？什麼頂刮刮，什麼嘴尖尖，不過是兩隻小老鼠罷了！」

模模糊糊老爺想了想那兩個妖怪的形狀，不禁也生氣了。「這還了得！連看見了兩隻

小老鼠都怕，虧她還要說大話哩！我一定要懲戒她。」

啲啲乎小姐看見形勢不妙，早已一溜烟逃到外面去了。